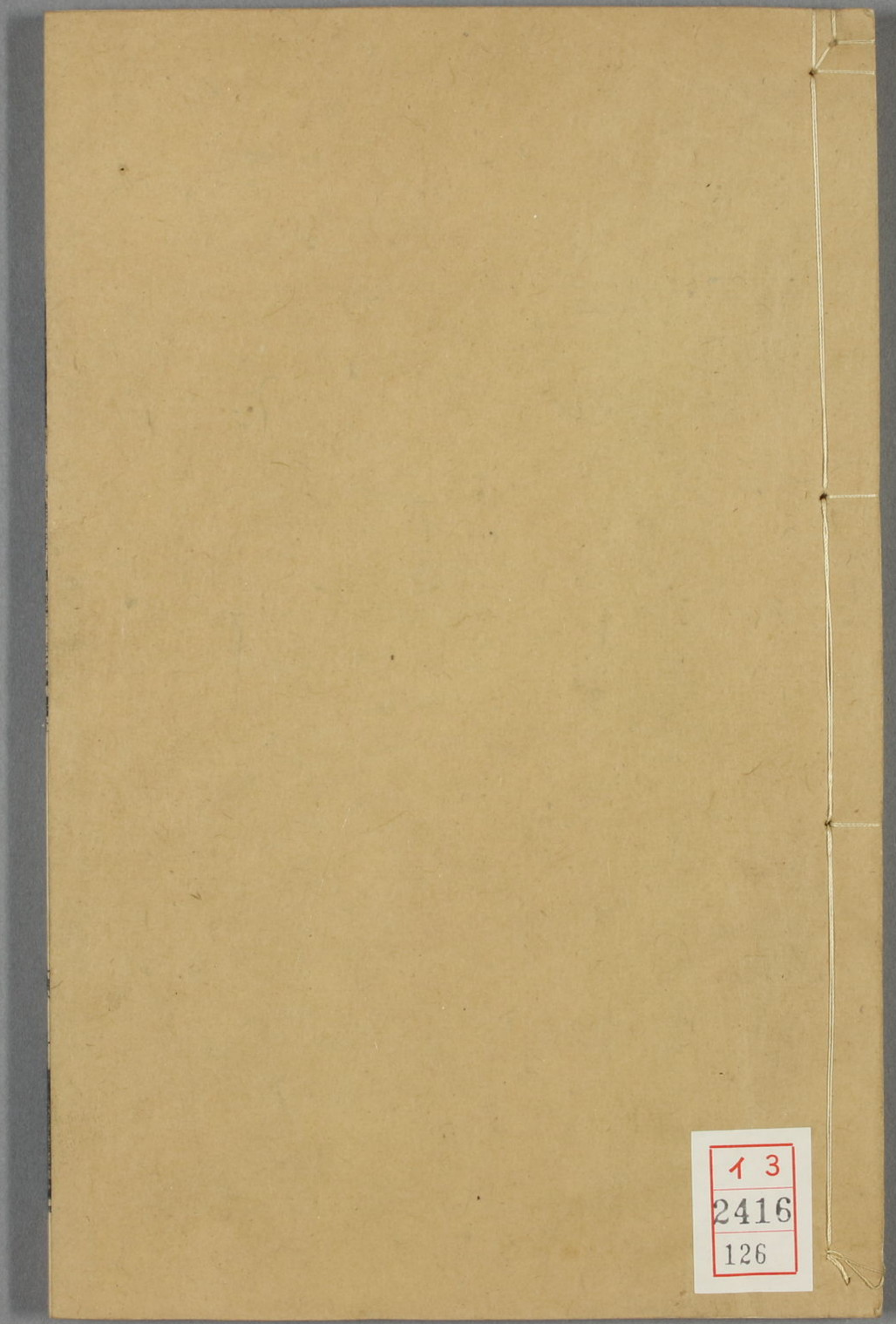




1 3
2416
126



13
2416
126

若愚　禮　老子大智若愚

去詐　記用人之智去其詐

挈瓶　炙轝　左傳

挈瓶之智守不假濫　史記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注過字作轝轝者車之轄膏器也炙之有餘流者言髡智不盡如此炙轝也

掘蟻　隨馬　韓非子齊

桓公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　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逐得水　又桓公

握瓜　贈策　增

左傳士會將歸晉繞朝知其情贈之以策曰子無不用也　韓非子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深智一物衆隱皆變其說在昭侯之握一瓜也註握瓜詳十七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七
智

以驗左右之誠　呑珠

<2004-656>

獻珥　戰國策張丑爲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曰燕王所爲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吾與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剖子腹及子之腸矣境吏恐而赦之又齊王夫人死有七珥美其一明日王所欲立乃獻七明美其一

千里駒　五石散　漢書楚元王傳劉德字路叔少修黃老術有智術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世統新語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

朗聞　原禪諶獲野　王霸視河　左傳禪諶謀於野則獲　後漢書光武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及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即河氷亦合乃令霸護渡未畢數騎而氷解

網蛄蜣轉丸　白帖而食曰人之有智不如蜘蛛布網曳繩執豸古今注蛄蜣之智在於轉丸　魏舒出衆　晉書魏舒字陽元府朝碎務未

嘗見是非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爲籌之多出衆議之表　左編劉巴字子初備曰子初才智絶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幃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　文公無雙　文公智無雙子在朕前之時智略輻湊以爲天下少雙海內寡二

壽王寡二　華陽國志任文公聞武擔石折曰噫西方智者死國志其應之遂卒益部爲之謠曰任文公智無雙壽王寡二　漢書吾丘壽王傳詔賜壽王璽書曰

解衣刺船　簪石鐫碑　漢書陳平傳平事項王懼誅亡間行仗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平心恐乃解衣贏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迺止　明皇雜録姚元崇與張侵張衡之頗切姚既病誡諸子曰張說同爲宰輔頗懷疑阻屢以事相啖其深然其人少懷奢侈尤好服翫吾身歿之後以吾嘗同僚當來弔汝其盛陳吾平生服翫寶帶重器羅列于帳前若不顧速計家事舉族無類矣目此吾屬無所虞便當録其翫用致於張公仍以神道碑爲請既獲其文登時便寫進仍先事遲於我數日之後必當梅若却徵碑文以刊削爲辭

也帝曰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自擊而破之必矣　心歸高祖

襄平則人懷懼而求戰則人懷懼而求戰

謀宗太公

後漢書蘇竟傳竟與劉龔書曰昔智果見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遠逝陳平知項王為天所棄故歸心高祖智之至也史記齊太公世家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謀與奇計故後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後世之言兵

料敵致勝　處貴遺權

宋錢若水傳若水陳兵禦敵安邊之策曰伐謀者能料敵致勝也南史謝瞻傳若處貴而能遺權斯則是非不得而生傾危至君子以明哲保身其在此乎

先封雍齒　雅奇陳湯

史記留侯世家上在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上曰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與羣臣所共知屬生平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與羣臣所共知此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生平所憎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則人人自堅矣漢書楚元王傳劉向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

盛沙雍水　列幟

當引使視其鐫刻仍告以聞上訖姚既歿張果至目其悉如敏誠不數日文成敏述該詳時為極筆後數日果使加刊改姚氏諸子乃引使者示其碑乃告以奏御使者引使者示其碑乃告以奏御使者

因危為功　伏奇爭利

後漢書吳漢傳蓋聞劉敬傳上使人使匈奴使者十輩使劉敬復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危以為功　史記劉敬傳上使匈奴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使往視之皆言匈奴可擊唯敬以為匈奴不可擊也

據河築壘　傍奇爭

高帝白登五代史郭崇韜傳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問崇韜計安出崇韜白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也必爭之地以應鄆州也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以為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以圖也　晉書宣帝紀帝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逼流矢焚梁傍遶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

然勿 史記淮陰侯列傳信東追齊王廣至高密楚使龍且救齊幷軍與信戰夾濰水陣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遂追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張齊賢傳齊賢知代州遼人入寇即急擊殺龍且宋張齊賢遣人約潘美會戰既而美使至云得密詔幷軍不齊賢曰賊知美之來不知美之退乃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夜發兵二百人人持一幟負一束匆趣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意謂幷師至矣遼兵遥見旗幟然勿遼兵遥見火光中有人馬而北走

下車 後漢書虞詡傳詡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詡因其散故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可過三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鹵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則彼不測鹵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今吾示彊勢有不同故也

增竈減竈 匿車 史記范雎傳王稽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吾聞至客此恐辱我宜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謁君得毋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止

就賜將士 唐書崔祐甫傳淄青李正己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帝意其詐未能答祐甫曰正己誠許陛下不如因遣使賜將士若正己奉詔書是陛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慙怨軍且亂矣帝貳其謀祐甫又使諸藩者遍其謀

推破連環 史記魯仲連傳秦權惡內諸侯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謁君得毋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止

不賞邊臣 唐書崔祐甫傳淄青李正己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帝意其詐未能答祐甫曰正己誠許陛下不如因遣使賜將士若正己奉詔書是陛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慙怨軍且亂矣帝貳其謀祐甫又使諸藩者遍其謀

刀斬亂絲 史記李斯傳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以安羣下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曰馬羣臣皆曰馬以阿順趙高後羣臣皆畏高

緣理而行 役物 智

爲養韓詩外傳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智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閒似有智者漢書刑法志夫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至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嗜慾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爲養而不任力此其所以貴也

任

木罌渡軍　布車從騎　史記淮陰侯列傳魏王豹反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瓶渡軍襲安邑　梁孝王世家上怒望梁王梁王恐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于長公主園

避火浴血順風鼓灰　酉陽雜俎徐敬業年十餘歲好彈射英公每曰此兒相不善將赤吾族英公常獵命敬業入林趁獸因乘風縱火意欲殺之敬業知無所避遂屠馬腹伏其中火過浴血而立英公大奇之爲零陵太守有滑賊攻郡縣錦繡萬花谷後漢楊璇制馬車數十乘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弩弓弩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尾馬驚奔突賊陣弓弩亂發羣盜駭奔追斬無數

不與子比　無始我何　說苑楚莊臺

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諸御已達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開暇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已曰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之而耕則此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　五代史楊師厚傳師厚已得志友珪陰欲圖之召師厚入計事其吏田溫等勸師厚勿行師厚曰吾二十年不負朱公今若不行則見疑而生事朱家今若不以勁兵二萬朝京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自從入見

知命知事　善始善終　說苑范蠡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　史記陳丞相世家呂后時事故多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飽酒兩翼　鑄錢一　晉書孔嚴傳嚴祖父奕酒者始提入門奕遥呼之曰人飽我兩翼酒其一何以知之笑曰酒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笑曰酒故非也檢視之一翼果是

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　天中記秦檜在相位時都下貨銼市廛大閧府尹以聞檜笑曰易耳即召文思院官未至促者絡繹奔而來諭之曰適

得旨欲變錢法可鑄錢一緡進呈廢見鏹不用約翌午畢事院官唯唯而出召工爲之富家聞者盡出宿鏹市金粟物價太昂泉溢于市既而樣錢上省寂無聞矣

運籌帷幄　拜牋宮門　書漢

張良傳高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宋史李處耘傳處耘子繼隆多智用能謙謹保身明德后寢疾欲面見之上促其往繼隆但諭萬安宮門拜牋終不入

再遇知兵　虎古料事

宋史畢再遇傳諸軍發靈壁再遇獨留度軍行二十餘里乃焚靈壁諸將問夜不焚而今焚之何也再遇曰夜則照見虛實晝則煙埃莫覩彼已敗不敢迫諸軍乃可安行汝輩安知兵易進而難退耶遼耶律虎古雖有傳保寧十年虎古言宋必取河東燕王韓匡嗣曰何以知之虎古曰諸國割據之勢皆并之惟河東未下今宋講武習戰意必在漢匡嗣以虎古爲能料事年宋果伐漢帝以虎古爲北史樊叔略傳叔略封清鄉縣公遷相州刺史百姓爲之語曰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

石益橫　求呂誨傳誨劾安石司馬光勸止之誨曰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

此乃腹心之疾救之惟恐不逮顧可緩耶　復踰於父

詢既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之先見

可以爲師　北史魏陸俟傳俟長子馥多智有父風高宗見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嘗歎其父智過杜氏通典燕將攻齊即墨田單爲我師者有卒曰臣可以爲師乎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入約束必稱神師衆心能其軀是復踰其父矣

拒守單令曰當有神人爲我師者有卒曰臣坡君誠無能北史樊叔略傳叔略封清鄉縣公遷相州刺史上下正樊安定

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入約束必稱神師衆心能

安谷　渾周文命寧率騎隨之咸曰此中國神智人也　突厥以寧所圖必破皆畏憚之

長子琦琦每欲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乃將亮共上高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

突厥以寧所圖必破皆畏憚之

左編　劉表愛少子琮不悅禪

馬抱璧　反旗鳴鼓　禪編　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胡不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遂借道而伐虢旋歸四年反取虞荀息牽馬抱璧前曰臣之謀如何獻公曰璧則猶是也而吾馬之齒加長矣

歲加長矣　左編諸葛亮卒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司馬懿懿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乃退不敢逼

吟而不言　應之若響

史記淮陰侯列傳蒯通說曰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蠆蠭之致螫騏驥之躃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若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三國志常林傳林見胡毋輔之曰若欲誅天下之賊扶王室之微智者望風應之若響

千慮一失　九事皆明

漢書韓信傳廣武君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世說新語何尚書自言易義精了所不解者九事一日迎管公明共論公明為剖析九事皆明

得錢贍軍　望塵知敵

國史補汴州元旨九事皆明

有汗流節度使劉元佐遣命駕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明日復起齋場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惟恐簿書以籍所入十日乃閉寺曰佛贍軍資五代史唐周德威傳德威為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藐如也

不差升合

願比韋絃　悟輒得奸

左編蜀漢何祇兼二縣尹每常眠睡值具覽無敢欺者使人投算祇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合其精如此　三國志劉廙傳廙上疏曰韋絃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才智闇淺願自比於韋絃

自為美器　有若成人

魏略軌字昭先軌擊鮮卑輒吐材有短長不可強成軌文雅智意自為美器　三國志鄧哀王沖傳沖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

時人莫知　諸將鮮及

三國志荀攸傳攸深密有智防自從太祖征伐常及弟子莫知其言　後漢書吳漢傳漢書有智謀諸將鮮能及者

書傳光武將發幽州兵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間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能及之術也

以廣聽　世不盡聞

漢書藝文志書以廣聽智之術也三國志荀攸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維自意公達前後凡晝奇策十二雖繇知之繇撰集未就會人薨故世不得盡聞

不結高門　入輔中國

魏志賈詡傳詡自以非太祖舊臣而

策謀深長懼見猜嫌鬬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晉書鳩摩羅什傳苻堅有迎羅什之意會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耶

不如隨會甚似于敦左傳晉人患泰之用士會也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卻成子曰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智足使也宋史李師中傳師中始仕州縣郵報包拯參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拯何能爲今知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其似于敦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後二十年言乃信

計畫立就文子智圓不竭也

終始無端方諺流四達淵泉而應剛毅杭鬱遇急難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士其禮重嘗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

所見略同韓非子深則衆隱伏之物莫不變注於一物智容宴語問曰卿爲周公瑾功曹孤到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乎統對曰有

衆隱皆變

左編先主與龐統從

之備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始不免周瑜之于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耳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

張蓋往來城上金人意其主王代宋畢再遇傳紀石烈都統兵復至攻益急城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人意其主兵官爭射之須臾矢集樓墻如蝟獲二十餘萬

獲矢

觸網舉鈴史錢鏐世家楊溥將救之淮兵爲水柵環將周本陳章圍蘇州鏐遣其弟鏢水軍卒司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以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遂舉網福乃過

過人數等與水一般宋史孫覺傳時呂惠卿用事神宗詢於覺對曰惠卿辨而有才過於人數等神宗曰朕亦疑之其身於安石安石不悟後果交惡朱子或問仁字如人讓酒酒方微發時帶些温氣便是仁到發得極熟時便是義到得成酒後却

成城傾城鬻子有國無國智者治之智而善治大成城哲婦傾城詩哲夫

奇中貴不可言左文辭敵給好任數有謀略發多奇中

梁高祖本紀初爲衛軍王儉東閣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請爲戶曹屬謂廬江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

君即陳平

自比子貢

北史周崔猷傳齊神武孫深傳齊神武屯蒲坂分遣其將竇泰趨潼關周文帝將襲泰問策於深深曰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性躁急必來決戰高歡持重未即救之則竇可擒也軍遂行果獲泰齊神武亦退深又說文帝進取弘農復剋之文帝大悅謂深曰君即吾家陳平也晉書王衍傳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

養賢獵吾

聽士納室

說苑趙簡子有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欲以獵獸也吾恐鄰國養賢以獵吾也智哉簡子善反其身南使裴矩傳煬帝幸江都時從駕驍果數有逃散帝憂之以問矩矩曰今車駕留此已經二年驍果之徒盡無家口人無匹合則不能久安臣請聽兵士於此納室帝大喜曰公定多智此奇計也因令矩檢校爲將士等娶妻驍果等咸悅相謂曰裴公之惠也

莫喪羊舌

必滅若敖

左傳叔向娶于申公巫臣氏生伯石伯石始生姑視之及堂闕其聲而還曰豺狼之聲也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又楚子良生子揚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

布囊盛土

采綖縫裙

晉書祖逖傳帝嘉逖勳使運擔給之而道遠不至軍中大饑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僞爲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戎飢久益懼無復膽氣後漢書朝歌賊帥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乃使虞詡爲朝歌長詡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收得百餘人又潛遣貧民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綖縫其裾爲識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

智四

入智謀先見

心符

文子神者智之役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符智公則心平

鷁鴟

莊子烏莫智於鷁鴟

水神

淮南子齊俗訓水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

文興

國語晉書張翰爲齊王所辟因秋風起思鱸魚曰大丈夫所貴適意耳

思鱸魚

晉書張翰齊王冏辟翰因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而歸

遂棄官歸江東俄而齊王冏敗人謂翰有先知之明

蔡葵猶能

衛其足

多財則損

而多財則損其智

劉吐汙面

世說補王右軍年滅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都忘右軍覺既入聞所論如無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褥詐熟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縱橫信其實熟眠于是得全於時稱其有智

不如用梟

史記魏世家秦破魏及韓逍魏將千木子南陽以和蘇代不可魏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梟也

手版擊幘

晉書溫嶠傳嶠補丹陽尹擢錢鳳為之奸謀因王敦錢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僞醉以手版擊鳳幘墮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與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已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是鳳謀不行

水晶燈籠

宋孫道夫傳道夫出知蜀州遇事明了人目為水晶燈籠

籠東軍士

通鑑宇文泰與侯景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隊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扶泰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注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注籠東沽灑貌也如衣服之沾灑然

不後子房

晉書張賓字孟孫嘗謂昆弟曰吾智算見識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

海內奇士

三國志臧洪傳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謂超張超靖洪為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己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略智數優超甚愛之海內奇士也

一舉雙虎

史記張儀列傳陳軫曰卞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為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鬬大者傷小者果有雙虎之功一舉而刺之一舉雙虎

不能鬬力

史記項羽本紀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為王挑戰決雌雄毋

齊王冏

葵能衛足

左傳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

劉吐

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

笑謝曰吾能鬬智不能鬬力

百錢盡紅

天中記南

俗尚鬼狄

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廟神甚靈青遽爲駐節而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而揮手陰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振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青紗籠復手自封焉曰候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嵓關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

岳侯神算

宋岳飛傳飛移屯鄂命招捕飛袖圖示浚曰已有定畫乃兩面錢也

楊么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州數日

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許之果八日而賊平

南戴日

岳侯神算也

六之人

爾雅距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丹穴之人智

不流則腐

藏書宋張詠嘗謂李畋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猶水也不流則腐

峻亡其膽

後漢書寇恂傳恂與高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斬之峻即日開城門降諸將請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

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

易衣而遁

隋書尒朱敞字乾羅齊神武韓陵之捷盡誅尒朱氏敞小隨母養於宮中及年十一自竇而走至於大街兒童兒羣戲者敞解所著綺羅金翠之服易衣而遁追騎尋至初不識敞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日國志孫楷傳趙咨使魏帝問曰趙咨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已暮由是得免

兵不血刃

三國吳王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脫韝露金

明王達傳王舊事郭妃弟德成嘗入禁內以黃金二錠置其袖曰第歸勿宣出敬諾比出宮門納韝中仍醉脫韝露金闕人以聞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閽嚴密如此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幃吾出入無間安知上不以相試衆乃服

下馬三呼

藏書宋張詠初至蜀一者三詠亦下馬三呼遂攬轡行衆不敢譁

鎮州趙學究

左編宋太祖以周軍數千與南唐皇日合軍大閱始出嵩呼

甫暉姚鳳遇於清流關臨路周師大敗翌日太祖虞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微服往訪之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人稱其先見

增詩晉陶潛勸農詩曰悠悠上古厥初生人傲然自足抱璞含眞智巧既萌資待靡因誰其贍之實賴哲人

賦楚荀況智賦曰皇天降物以施下民或厚或薄常弗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臣愚弗識願聞其名曰外勝敵者耶法禹舜而能奔迹者耶行爲動靜待之而後適者耶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從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遠純粹而無疵夫是謂君子之智

增晉陶潛感士不遇賦曰咨大塊之受氣何斯人之獨靈稟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

增書魏阮瑀爲武帝與孫權書曰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游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

增序唐柳宗元愚溪詩序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眞愚

著論漢劉向說苑權謀論曰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著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匆蔇之役咸盡其心故舉事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爲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爲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能興於其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宋蘇洵明論曰天下有大知而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

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　又辨奸論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　蘇軾魏武帝論曰世之所謂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爲智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爲之唯其害而不爲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

雜文　唐韓愈送窮文曰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惡圓喜方羞爲奸欺不忍害傷

聰敏一

爾雅曰肇敏也疏謂敏疾也　又曰蹶蹶踖踖敏也　釋名曰敏閔也進敘無否滯之言也故汝潁言敏曰閔也

易曰巽而耳目聰明　尚書曰聽德惟聰　又曰聰作謀　禮記曰耳目聰明血氣和平　周禮曰二曰敏德以爲行本　國語單穆公曰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

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　原史記曰人之所以尚干將鏌鋣者貴於立斷也所以尚騏驥者爲其立至也必若歷日曠久絲整猶能挈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敏捷人之美材也　增子牙子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輳並進則明不蔽矣　魏劉劭人物志曰聰明秀出謂之英　又曰夫幼智之人材智精達然其在童髦皆有端緒　梁劉勰文心雕龍曰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　性理朱子曰敏德云者

彊志力行崇德廣業之事　元臨川吳氏曰敏不敏天也學不學人也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勉也蟹不如蝡駑可以及驥何也敏而不學猶不敏也不敏而學猶敏也

聰敏二

增皇甫謐高士傳曰蒲衣子者年八歲而舜師之　尸子曰周太子晉生八年而服師曠　家語曰銅鞮伯華其幼也敏而好學　稗史曰魏文侯遣倉唐賜太子擊衣一襲敕倉唐以鷄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

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敕子以鷄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顚倒衣裳顚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　戰國策曰文信侯欲使張唐相燕弗肯行少庶子甘羅請行之文信侯叱去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叱乃見張卿說而行之甘羅還報秦乃封羅以爲上卿　稗史曰東方朔字曼倩父張尸字少平妻田氏女尸一千百歲顏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三年也鄰女拾而養之三歲祕讖一覽暗誦於口　王嘉拾遺記曰漢賈逵年五歲神明

過人其姊韓瑤之婦聞鄰里諸生讀書日抱逵隔籬而聽逵靜聽無言年十歲乃暗誦六經姊謂逵曰吾家窮困不曾有學者入門汝安知天下有三墳五典而誦無遺句耶逵曰憶姊共抱逵往籬下聽鄰家讀書今萬不失一乃剥庭中桑皮以爲牋或題於扉屏且誦且記暮年經史遍通　後漢書曰黃琬早而辨慧年七歲時司空盛允有疾琬祖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手對曰蠻尸滑夏責在司空允甚奇之　又曰孔融少有異才陳煒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

所言將不早慧乎李膺大笑曰高明必爲偉器　世說
曰徐孺子年九歲月下戲人或曰月中無物當極明徐
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可不暗乎　異苑記
曰蔡邕刻曹娥碑旁曰黃絹幼婦外甥虀臼魏武帝見
而不能曉以問羣僚莫能知有婦人浣於江渚曰第四
車中人解即禰正平也衡便以離合解之曰絶妙好辭
四字也（一本作楊脩事）　魏志王粲傳曰粲與人共行讀道邊
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
觀人圍棋局壞粲爲覆之棋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
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此　稗

史曰楊德祖爲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武自
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之既竟曰門
中活闊字王正嫌門大也　王瑱之童子傳曰近代有
樂安任嘏者十二就師學不再問一年通三經鄉人歌
曰蔣氏翁任氏童言蔣氏之門老而方篤任家之子幼
而多慧　三國志曰鍾會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慧夙
成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
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　又曰先主遣伊籍
東使於吳孫權闚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
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籍之

機捷類皆如此　又曰吳遣使張温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衆人皆集而秦宓未往諸葛亮累遣使促之温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温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温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温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温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温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温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温曰何姓宓曰姓劉温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温曰日出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温大敬服　晉書曰陸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張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爲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荀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旣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騶騶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　又曰劉曜幼而聰慧有奇度年八歲從元海獵於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　山堂肆考曰晉戴逵字安道總角時以鷄卵汁溲白瓦屑作鄭元碑又爲文而自鐫之詞

琛答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笑說又曰謝莊有口辨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答語語之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久離別汲爲長不歸帝撫掌竟日又王元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曰元謨爲雙聲磽碻爲疊韻其捷速如此初孝武嘗賜莊寶劒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後爽叛帝因晏問劒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　又曰吳喜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寫起居注所寫既畢閤誦略皆上口演之嘗作

麗器妙時人莫不驚異故唐丁用晦芝田錄序有學慙鼠嘼智之鷄碑之句　晉書曰荀融聰辨明慧下筆成章至於談元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耳聞則誦過目不忘時人擬之王粲　通鑑曰劉穆之爲左僕射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塔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贍舉又喜賓客言談賞笑彌日無倦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校定　南史曰宋蕭琛經預御筵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仍取栗擲上正中面御史中丞在座帝動色曰此申有人不得如此豈有說耶

讓表未奏失本喜經一見即寫無所漏脫　又曰齊王儉領吏部客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曰齊桓滅譚那得有君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據卒得職焉

又曰陸倕少勤學善屬文於宅內起兩茅屋杜絕往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歲所讀一遍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　又曰陸從典幼聰敏年八歲讀沈約集見回文研銘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十二作柳賦其詞甚美從父瑜特所賞愛及瑜將終命家中墳籍皆付之　又曰庾杲之嘗兼主客郎對魏使使問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賣宅答曰朝廷既欲埽蕩京洛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使縮鼻而不答　又曰劉歊生夕有香氣氛氳滿室幼有識慧四歲喪父與羣兒同處獨不戲弄六歲誦毛詩論語意所不解便能問難十二讀莊子逍遙篇曰此可解耳客問之隨問而答皆有精理家人每異之謂爲神童

又曰劉顯幼而聰敏六歲能誦呂相絕秦書賈誼過秦論瑯琊王思遠吳國張融見而稱賞號曰神童　稗史彙編曰梁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媿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徐君蒨爲咨議參軍幼聰敏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情

紀信成功亦資婦人之力　天中記曰梁任昉字彥升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褚淵嘗謂遥曰聞君有令子相爲喜之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　南史曰陳虞荔幼聰敏有志操年九歲隨從伯闡候太常陸倕倕問五經十事荔對無遺失倕甚異之　又曰虞寄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遇寄於門嘲曰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慚入謂其父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

又曰顧野王七歲誦五經略知大指九歲能屬文嘗制曰賦領軍朱異見而奇之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建安

地記二篇　洛陽伽藍記後魏高祖舉酒曰三三橫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御史中丞李彪曰沽酒老嫗甕注坻與砥同屠兒割肉與稱同尚書右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繩在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是習字高祖即以金鍾賜彪朝廷服彪聰明有知甄琛和之亦速　後魏書曰元順字子和任城王澄之子年九歲師事樂安陳豐晝夜誦書旬有五日一皆通利豐奇之白王曰豐十五從師迄於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黃童不得無雙也王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

北齊書曰邢邵字子才十歲能屬文聰明強記日

誦萬餘言嘗因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略能遍記之嘗與右北平陽固河東裴伯茂河南陸道暉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邵皆爲誦之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方之王粲　北史曰魏陸爽字開明少聰敏年九歲就學日誦二千餘言齊尚書僕射楊遵彥見而異之曰陸氏世有人焉　又曰蕭大圜字仁顯梁簡文帝第二十子也幼而聰敏年四歲能誦三都賦及孝經論語　又曰薛胄少聰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常歎訓註者不會聖人深旨輒以意辨之諸儒莫不稱善　又曰裴安祖

少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云鹿得食相呼而況人乎自此未嘗獨食　又曰李昶年十數歲爲明堂賦雖優洽未足才志足觀見者咸曰有家風也初謁周文周文深奇之厚加資給令入太學周文每見學生必問才行於昶昶神情清悟應對明辨周文每稱歎之　又曰念賢美容質頗涉經史爲兒童時在學中讀書有善相者過學諸生競詣之賢獨不往笑謂諸生曰男兒死生富貴皆在天也何遽相乎　又曰北齊高浚年八歲謂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爲有神耶無神耶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須如字景

裕不能答　又曰高孝瑜讀書敏速十行俱下覆棋不失一道　又曰楊愔字遵彥聰記強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問或單稱姓或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遲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鄣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

又曰李遠幼有器局嘗與羣兒爲戰鬬戲指麾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爲向陣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爲將帥非常人也　又曰柳慶字更興幼聰敏有器量年十三因暴書父僧習試令慶於雜賦集中取賦一篇千餘言誦之慶立讀三遍便誦之無所漏　又曰韓褒少有志尚好學而不守章句其師怪問之對曰文字之間常奉訓誘至於商較異同請從所好師因此奇之

又曰隋李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三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歎異之徧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爲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車馬不絕　又曰袁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衣葛衫客戲充曰袁郎子締兮綌兮凄其以風充應聲笑曰惟絺惟綌服之無斁以是大見嗟賞　又曰薛世雄兒童時與羣輩戲輒畫地爲城郭令諸兒爲攻守勢不

從令者輒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齊整其父見而奇之謂人曰此兒當興吾家　又曰何妥少機警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姓何是荷葉之荷爲河水之河妥應聲答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爲新故之故衆咸異之　又曰許善心幼聰明有思理所聞輒能記多聞默識爲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皆徧通涉十五解屬文爲牋上父友徐陵大奇之謂人曰此神童也

天中記曰隋吏部侍郎薛道衡嘗遊鍾山開善寺謂小僧曰金剛何爲弩目菩薩何爲低眉僧答曰金剛弩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道衡憮然不能對　隋書曰劉炫強記默識莫與爲儔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　新唐書曰許王素節方羈丱即誦書日千言師事徐齊聞卒勉自彊又曰章懷太子賢字明允甫數歲讀書一覽輒不忘至論語賢賢易色一再誦之帝問故對曰性實愛此帝語李世勣稱其夙敏　神史彙編曰唐李百藥七歲能屬文齊中書舍人陸義常過其父德林宴集有說徐陵文者割瑯琊之稻坐客並稱無其事百藥進曰傳稱鄫人籍稻註云鄫國在瑯琊開陽縣人異之　又曰唐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長孫無忌徐世勣於朝堂中

立語徐戲之曰吾所倚者何樹曰松樹徐曰此槐也何得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復問之吾所倚何樹對曰槐樹長孫曰汝不復矯耶對曰何煩矯對但取其鬼對木耳　撫言曰王勃年六歲善屬文清才濬發構思無滯年十三省其父至江西會府帥宴於滕王閣府帥有壻善爲文章帥欲誇之賓友乃宿搆縢王閣序俟賓合而出爲若即席而就者既會帥果授牋諸客諸客辭次至勃勃受帥既拂其意怒其不讓乃使人伺其下筆初報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帥曰此亦老生常談耳次曰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帥沉吟移晷又曰落

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帥曰斯不朽矣　新唐書曰高儉字士廉以字顯敏慧有度量狀貌若畫觀書一見輒誦　又曰房元齡君府出入十年軍符府檄或駐馬即辨文約理盡初不著藁高祖曰若人機識是宜委任每爲吾兒陳事千里外猶對面語　又曰岑文本父之象仕隋爲邯鄲令坐爲人訟不得申文本年十四詣司隸理寃辨對哀暢無所詘衆屬目命作蓮花賦文成合臺嗟賞遂得直性沈敏有姿儀善文辭多所貫綜李靖薦於帝擢中書舍人時顏師古爲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誥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

過之或策令叢遽敕吏六七人泚筆待分口占授成無
遺意　又曰褚亮少警敏博見圖史一經目輒誌於心
年十八詣陳僕射徐陵與語異之後主召見使賦詩江
總諸詞人在席皆服其工　又曰蘇世長十餘歲上書
周武帝帝異其幼問讀何書對治孝經論語帝曰何言
可道答曰為國者不敢侮於鰥寡為政以德帝曰善使
卒學虎門館　又曰呂才子方毅七歲能誦經太宗聞
其敏召見奇之賜束帛　天中記曰宋璟七歲能屬文
八九歲時嘗夢大鳥銜書吐口中而吞咽之遂乘而直
上倏忽驚寤猶若在胷間自後藻思日進靈襟益爽

皮日休松窗録曰中宗嘗召宰相蘇環李嶠之子進見
時年相若帝謂曰汝等各以所遇取宜奏者為吾言之
頲應聲曰木從繩則直后從諫則聖　開元傳信記曰
蘇環始未知頲常令與傭保雜作一日有客詣環候於
廳事頲擁篲趨庭遺墜文書客取視之乃詠崑崙奴詩
也其詞云指頭十挺墨耳朵兩張匙客心異之久之環
出客詠其詩并言形貌問環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孽耶
環備言其事客驚賀之請環加禮收舉必蘇氏令子也
環稍親之有人獻兎懸於廊廡環召頲令詠之即應聲
曰兎子死蘭彈將來挂竹竿試將明鏡照無異月中看

壞大驚奇　明皇雜錄曰蘇頲纔能言有京兆尹過壞
既去壞命詠尹字乃曰尹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
知伊少人　新唐書曰韋安石子陟與弟斌俱秀敏異
常童安石晚有子愛之神龍二年安石爲中書令陟甫
十歲授溫王府東閤祭酒朝散大夫風格方整善文辭
書有楷法一時知名士皆與游　又曰李嶠既冠見特
進李嶠自言讀書未徧願一見祕書嶠曰祕閣萬卷豈
時日能習耶邑固請乃假直祕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
奧篇隱帙了辨如響嶠歎曰子且名家　又曰王維字
摩詰九歲知屬辭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徐曰

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　七
脩類禦曰史育唐開元中上書自薦能詩謂子建七步
臣五步之內可塞明詔明皇試以除夜上元等詩遂應
口而出除夜云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來寒隨一夜去
春逐五更迴氣色空中改容顏暗裏催風光人不覺移
入後園梅上稱賞授左監門衛將軍詩話皆以爲王涯
者殊失考索　唐書曰明皇封泰山劉晏始八歲獻頌
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即授太
子正字公卿邀請旁午號神童名震一時　明皇雜錄
曰元宗御勤政樓大張樂羅列百妓時教坊有王大孃

者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歌舞不輟時劉晏以神童爲祕書正字年十歲聰悟過人元宗召於樓中簾下貴妃置於膝上爲施粉黛與之巾櫛元宗問晏曰爲正字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惟朋字未正得貴妃復令詠王大孃戴竿晏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元宗與貴妃嬪御歡笑移時聲聞於外因命牙笏及黃文袍以賜之　唐書曰李泌七歲知爲文元宗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坐詞辨注射坐人皆

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弈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賜束帛敕其家曰善視之　又曰朱泚謀逆駕幸奉天時天下叛亂機務填委徵發指縱千緒萬端一日之內詔書數百陸贄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慮既成莫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肴吏簡札不暇同舍皆伏其

能　舊唐書曰蕭穎士四歲屬文觀書一覽即誦嘗與李華陸據遊洛龍門共讀誦路傍古碑穎士一閱即能誦華再閱據三方能記之議者以三人才格高下亦如此　唐書曰柳公權從幸未央宮帝駐輦曰朕有一喜邊戍賜衣久不時今中春而衣已給公權爲數十言稱賀帝曰當賀我以詩宮人迫之公權應聲成文婉切而麗詔令再賦復無停思天子甚悅曰子建七步爾乃三焉　北夢瑣言曰李德裕幼神俊憲宗賞之坐於膝上父吉甫每以敏辨夸於同列武元衡召之謂曰吾子所嗜何書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應翌日元衡以詰甫因戲曰公誠大癡耳吉甫歸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爲帥弼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者成均禮部之責也其言不當所以不應吉甫復告元衡大慚由是震名　桂苑叢談曰太保令狐相出鎮淮海日支使班蒙與從事俱遊大明寺之西廊忽觀前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重光泉深尺一點去氷旁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然添却雙鈎兩日全諸賓幕顧之皆莫能辨獨班支使曰一人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乎尺一者寸土非寺乎點去氷旁水字二人相連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四柱烈火然無字添却雙鈎兩日全比字乃大

明寺水天下無比也衆皆恍然曰黃絹之奇智亦何異哉　宣室志曰劉遵古太和四年節度東川借書千卷忽水至書盡濕曝之得周易正義其卷末有題云上元二年三月十一日因讀周易著此正義從茲易號十之三至一人八千口當有大水飄溺因得舒展曬曝衡陽道士李德初劉閱之歎異因徧示賓掾有掌書記思而得之曰自上元至太和凡十三改號一人八千口者蓋太和字也唐肅宗以上元紀元文宗以太和紀元云唐書曰陸扆工屬詞敏速若注射然一時書命同僚自以爲不及昭宗優遇之帝常作賦詔學士皆和獨扆最

先就帝覽之歎曰貞元時陸贄吳通元兄弟善內廷文書後無繼者今朕得之　冊府元龜曰李琪年十三詞賦詩頌大爲王鐸所知然亦疑其假手一日鐸召父毅謀於公署密遣人以漢高祖得三傑賦題就其第試之琪援筆立成賦尾云得士則昌非賢罔共龍頭之友斯貴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項氏之所以亡一范增而不能用鐸覽而駭之曰此兒大器也將擅文價　五代史曰趙鞏幼與羣兒戲道中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雖諸大兒皆聽其節度其叔父文見之驚曰大吾門者此兒也

又曰張策少聰悟好學通章句父同居洛陽敦化里

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同以為奇策時年十三居同側啓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黃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謬耶同大驚異之　稗史曰梁灝少角時從其父入府中畢士安時為郡見而問其父曰此子亦讀書耶曰甫就學又問曾學對句否曰其師嘗教之乃指壁間鸚鵡能言爭似鳳句曰此句無人對得灝應聲曰蜘蛛雖巧不如蠶畢大驚異（又別本作王元之事）　宋史曰楊億生時有毛被體長尺餘經月乃落七歲能屬文年十一太宗聞其名詔送闕下入對連三日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深加賞異命內侍都知王仁睿送至中書又賦詩一章宰相驚其俊異削章奏賀　又曰錢勰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困以事導人訴牒至七百勰隨即剖決簡不中理者緘而識之戒無復來閱月聽訟一人又至呼詰之曰吾固戒汝矣安得欺我其人譁曰無有勰曰汝前訴云云吾識以某字啓緘示之信然上下皆驚咤　又曰馮京為郡守諸縣公事至即歷究之苟與縣牘合而處斷麗於法者呼法吏決罪不以付獄報下捷疾一無壅滯人服其敏云　山堂肆考曰宋蘇州童子劉少逸年十一其師潘閬攜見長洲宰王元之

吳縣宰羅思純因以所作贊二公二公名重當時疑所贊假手未之信因與聯句略不淹思思純曰無風煙燄直少逸曰有月竹陰寒思純曰日移花影侵棋局少逸曰風遞花香入酒樽元之曰風雨江城暮少逸曰波濤海樹秋元之曰一回酒渴思吞海少逸曰幾度詩狂欲上天二公驚異聞於朝賜進士及第　天中記曰鄆州別駕黃泳年三歲書一過目輒成誦大觀二年應童子科赴闕引見徽宗摘毛詩如南山之壽以發誦泳應聲曰不騫不崩字爲問對曰詩人之言不識忌諱臣安敢復道上大悅乃命歷見後宮爭遺以金錢果餌

越明年賜五經及第　宋史曰胡安國弟婦生寅以多男欲不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中急往視遂取而子之寅少時禀點難制安國閉之空閣閣有雜木寅盡刻爲人形安國乃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寅悉成誦　又曰姚鉉幼子稱俊穎美秀頗善屬辭父鉉紀其事爲聰悟録人多傳之　金史曰阿離合懣爲人聰敏辨給凡一聞見終身不忘始未有文字祖宗族屬時事並能默記與斜葛同脩本朝譜牒見人舊本嘗識聞其父祖名即能道其部族世次所出或積年舊事偶因他及之人或遺忘輒一一辨析言之有質疑者皆釋其意義世祖

嘗稱其強記人不可及也　元史曰唐仁祖少穎悟父
歿母教之讀書通諸方語言尤遂音律中統初詔諸貴
胄為質帝親閱之見仁祖曰是唐古直孫耶聰明無疑
也　又曰岳柱方八歲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指
手中金釧曰此物可易酒何用剪髮澄驚異即易之
又曰劉因天資絶人三歲讀書日記千百言甫弱冠才
器超邁初為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歎曰聖人精義殆
不止此　又曰陳櫟字壽翁生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
經論語輒成誦五歲入小學即涉獵經史七歲通進士
業十五鄉人皆師之　明沈瑞謙明良錄略曰宋濂生
六歲為詩歌有奇語人呼為神童　洪武實錄曰劉基
幼敏悟絶倫讀書過目輒領其要嘗於都市書肆見天
文書一帙借閱之翌日談誦若流其人大驚欲以授基
基弗受曰已得之矣　又曰吳伯宗金谿人洪武四年
進士第一嘗御製十題命賦之伯宗援筆立就詞語峻
潔上嘉其才敏賜織金錦衣　陳洽傳曰洽洪武中授
兵科給事中嘗奉命閱軍一過輒識面目記姓名有再
至者輒叱去帝嘉其能賜金織衣一襲　張芹備遺録
曰方孝孺自幼精敏絶倫瞳炯炯如電日讀書積寸
堯山堂外記曰明解縉自幼能言即穎敏絶人郡守令

至其家或抱置膝上應聲成文皆錯愕驚歎一日婦翁
某過其家解父抱縉出置椅上婦翁云父立子坐禮乎
縉答曰嫂溺叔援權也翁又曰何緣得佳偶縉答曰有
幸遇良媒翁奇之遂姻焉　王文祿龍興慈記曰刑部
尚書開濟聰敏明辨聖祖於午門見羊倡二句濟續曰
昨日方過九月九今朝又見兩重陽侍遊後苑聖祖倡
曰柿子熟綿綿不落待何年諷退也濟續曰因沾恩露
重寧碎玉堦前　呂震傳略曰震有精力能彊記才足
以濟其為人凡奏事他尚書皆執副本又與左右侍郎
吏進迭奏震兼户禮兵三部奏牘益多皆自專奏侍郎
不與也情狀委曲千緒萬端背誦如流未嘗有悞嘗扈
北狩帝見碑立沙磧中率從臣讀其文後一年與諸文
學臣語及碑詔禮部遣官往録之震言不須遣使請筆
札帝前疏之帝密使人拓其本校之無一字脫誤者
武宗實録曰李東陽生四歲能作徑尺大書景皇召見
抱置膝上且試之書賜果及鈔六歲八歲兩召見試對
偶講書大義稱旨賜皆如初命肄業京學　明紀曰何
景明八歲能屬文十五舉於鄉形貌短小且禿笄也宗
藩貴人爭貢視所至人遮道弗得過

聰敏三

原知十 應五 論語回也聞一以知十 史記淳于髡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隨聲是人必封不久矣 答果 題酪 劉邵幼童傳楊子者梁國人也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爲設果果有楊梅指以示兒此君家果兒即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劉義慶世說人餉魏武酪嘗詫題器上爲合字以示衆衆莫之解大至楊修修便噉之公問之修曰公教人一口復何疑耶 觀師 隨戰 左傳秦師伐滑過周王孫滿尚幼觀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果敗於殽三國志呂蒙年十五六竊隨姊夫鄧當戰當見驚呵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此不能止歸告蒙母母怒之世說魏文帝令東阿王作詩七

步八义

步不成當行法即應聲爲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豉以爲汁其在釜底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帝深有慚色

北夢瑣言温庭筠

江於小賦凡八义手而八韻成

早成 宿構 三國志諸

葛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

南史范雲傳雲性警拔有識下筆輒成時人每疑其宿構

草翁鸚父 南史王

景文長子也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可改耶答曰可改郎

絢傳絢

可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舅文絢父之名也故以耶耶改之即何尚之即即改爲翁

改之草上之風必偃上

初潭集吳有白頭鳥集殿前權問羣臣曰此何鳥也諸葛元遜對曰此名爲白頭翁張輔吳自以坐中最老疑其戲己因曰恪敗陛下未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元遜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求鸚父不能答一坐大笑

宿讀 竄謀

敏慧過人三史羣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宿讀

國語秦大夫子明曰孰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竄謀知禮可使敬不隊命孰敏公子繫

也

原 誦千言賦一物 劉劭幼童傳夏侯榮字幼權沛國譙人也幼聰慧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識之張衡文士傳吳郡張純少有令名嘗謁鎮南將軍朱據據令賦一物然後坐應聲便成文不加點

校亡書比缺字 漢書張安世傳上行詔問莫知惟安世識之具得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謝承後漢書禰衡與黃祖子射善衡與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文恨不寫取衡謂射曰吾雖一遇猶識其言其缺兩字不明因書出之射寫還比校皆無所誤惟兩字缺

任聖童 宿

張曾子 後漢書任延字長孫年十二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爲任聖童

又張霸字伯饒年數歲而知孝讓雖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爲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我饒爲之故字曰饒焉

公輔才 汝小未成也霸曰我

初譚集荀堅六歲時嘗戲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相

詳後日誦九經注

異焉問曰荀郎此官街小

霸王相 於路司隸徐豆見

兒行戲不畏縛耶堅曰吏縛有罪不

原 五行並下

一字不遺　後漢書應奉傳奉少聰明自爲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魏收後魏書祖瑩字元珍范陽人十二爲中書學生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遜爲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書勞倦不覺天曉悞持同房生趙邵李季座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

懷橘遺母　三國志鄧哀王沖字倉舒太祖馬鞍在庫爲鼠所齧庫吏懼死沖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衣不吉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鞍縣柱乎一無所問又吳陸績字公紀六歲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曰欲遺歸母張湯

劾鼠　蒼舒稱象　史記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爲長安丞湯爲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三國志魏鄧哀王沖傳詳智二

傳記姓名　博涉經書　南史梁劉覽傳覽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能誦略無所遺南史宋王泰傳泰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床羣兒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曰自當得賜由是中表異之又任孝恭傳孝恭精力勤學家貧無書常倚壁從人假借每讀一遍諷誦略無所遺一當作複褲　不受曲鋮　晉書韓伯字康伯年數歲在大人而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複褲伯曰大寒母方爲作襦令伯捉熨斗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今既著襦下亦當暖母甚異之初潭集虞覽傳伯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間琥珀不取腐芥不受曲鋮過而不存不亦宜乎

必致千里　特見一斑　天中記徐勉字脩仁年六歲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爲文見稱者舊宗之孝嗣見之歎曰此所謂人中之龍王獻之數歲嘗觀門生摴蒱此郎亦管中窺豹特見一斑獻之怒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

慈明無雙　孔丘何闕　荀爽兄弟八人潁川人謂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南史劉穆之傳穆之有才幹而無學術出補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特見一斑獻之怒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

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曰未聞孔丘何闕而居闕里繪歎其辨速爲與上人當歸阿士編問南史劉顯傳有沙門訟田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辨貞字文爲與上人又劉孝綽傳孝綽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臨川王融深賞異之與同載以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即孝綽小字也

不稽思慮必主文章三國志楊儀傳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須臾便了廣人歲裴談過其父瓌乃試誦庾信枯樹賦將及終篇遊談字因易其韻曰昔年楊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憔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任談嗟歎久之知其異日必主文章也

百試不差一覽便記新唐書白居易傳居易敏悟絕人其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雖試百數不差九歲暗識聲律其篤於文章蓋天稟然北史裴讓之傳讓之字士正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還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禰衡一覽記今復見之於裴生矣

日誦九紙名動一州南史范雲傳雲六歲就其姑夫索叔明讀毛詩日誦九紙陳郡殷琰名知人候叔明見之曰公輔才也新唐書裴潾傳潾父琰之永徽中爲同州司戶參軍年甚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內輕之鐫諭曰同三輔也吏事繁子盍求便宜毋留此琰之唯唯吏白積案數百崇義讓使趣斷乃命吏連進紙筆爲省決一日畢既勁妙崇義驚曰子何自名動一州號霹靂手

持石破甕灌水浮毬宋司馬光傳光七歲時羣兒戲於庭跌甕水中衆驚走光持石擊甕破之兒得活京都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楊修以水灌之毬浮出羣兒

援筆立成受紙輒就三國志陳思王傳植字子建年十餘歲能誦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悉異之新唐書韋述傳述父景駿爲肥鄉令從到官元行沖景駿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觀書指掌曰汝倩人耶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不知寢食行沖異之試與語前世事孰復詳諦如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

然使屬文受紙輒就行沖曰外家之寶也

戲爲部伍 咸稱神明 北史宇文忻傳

忻幼而敏慧爲童兒時與羣兒戲輒爲部伍進止行列無不用命者 漢書黃霸傳霸爲人明察內敏隟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豬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

以指畫地 無口爲天 元史伯顏傳伯顏三歲嘗以指畫地或三或六若爲卦者六歲從里儒授孝經論語即成誦 吳志薛綜傳綜時蜀使張奉於權前列尚書闔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荀身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以對其捷機敏捷皆此類也

知識不凡 酬對無失 周齊煬王憲傳文帝嘗詔諸子良馬惟其所擇憲獨取駿者帝問之對曰憲聞軍征伐牧圉易分帝喜從渾征伐宋書謝晦傳宋武帝嘗詢獄其叫刑獄參軍有疾以晦代之晦車中一覽訊牒隨問酬對無失帝奇之

命字宗道 更名薛禪 元史伯顏傳伯顏一名師聖字宗道受業宋進士黃坦坦建安人非諸生可比因命以嚴爲氏且名而字之 又畏答兒傳畏答兒與兄翼俱事太祖時太祖太祖曰汝兄既去汝獨留畸強盛畏翼率其屬歸之不肯還畏答兒乃還事太祖太祖之畏答兒力止之不聽追之又此何爲畏答兒無以自明者有如此矣太祖察其誠更名爲薛禪約爲按達薛禪

聰敏 者聰明之謂也按達者定交不易之謂也

儼如成人 必爲名將 元史董文炳傳 北史周廣川公測文炳警敏善記誦自幼儼弟深慚愧正有器局旌旆布置行伍皆有軍陣之見之喜曰汝自然知此後必爲名將

是鹿是獐 無小無大 稗史王雱少時客有一獐一鹿同籠以問雱何者是獐何者是鹿子放在荊州與父俱從庾亮獵亮又問欲齊何莊耶放曰欲齊莊邊是鹿鹿實未識詭對曰獐邊是鹿鹿亮曰君亦來耶應聲答曰周亮曰不慕仲尼耶答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

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過也庾翼子爰客嘗候盛見放而問曰安國何在放答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太盛有兒如此也放又曰未若諸庾翼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

宣力國家

洞精典籍　金史阿鄰傳阿鄰穎悟辨敏通女直契丹大小字幼時嘗入宮熙宗見而奇之曰是兒他日必能宣力國家

潤筆以俟連鑣而還

戴無聞融遣還元過樹陰下假寐夢一人以刀開其心謂曰子可學矣於是而即逐遂洞精典籍　誠齋雜記鄭元師馬融三傳攸州馮子振於天酣耳熱命侍史二三輩史李賀字長吉年七歲韓愈與數多寡頃刻輒盡皇甫湜連騎造門因面試一篇目曰高軒過二公大驚遂以所乘馬連鑣而還所居親爲束髮

江夏黃童　青楊蕭脊

強江夏人博覽傳記雙江夏黃童北史何妥傳妥十七以伎巧事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爲誦書左右時蘭陵蕭脊亦有雋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爲之語曰世有兩僊白楊何

妥青楊蕭脊其見美如此

虛心實腹　有吾無卿

初潭集徐之才年八歲造周捨聽講老子捨爲設食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　又穎川荀子文年十三聰辨不羣正光初潘崇和講服氏春秋子文攝齊北面受道時趙郡李子問荀住懷對曰僕住中甘里子曰何爲住城南此有四尸館意以此議之荀曰國南有言川濶伊洛崢嶸語其舊事靈臺陽勝地卿何怪也若石經招提之美報德景明當世冨貴高陰廣平四方風俗萬國千城若論人物有吾無卿子無以對潘曰汝潁之士鈍無錙信非虛也

子寧懼父　吾非其師

金麻九疇傳九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一時目爲神童章宗召見問汝入宮殿中亦懼怯否對曰君臣父子也子寧懼父耶上大奇之元許衡傳衡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曰取科第耳師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

有何美句　請試他題

梁書柳惲子偃字彥游年十二引見詔問讀何書答曰尚書又問有何美句請試他題

句答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高祖稱善詔尚公主宋晏殊傳殊七歲能屬文安撫張知白以神童薦之帝召殊與進士千餘人並試賜同進士出身宰相寇準曰殊江外人耶後復試詩賦論殊奏臣嘗作此賦請試他題既成稱善擢秘書省正字

吾家童烏

客坐顏回

楊子法言吾家童烏九歲頎晉元文傳尚八歲神悟夙成父鯤常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坐之顏回也尚應聲答曰坐無仲尼焉別顏回席賓莫不歎異

入耳不忘

臨機輒斷

元史許謙傳謙生數歲而孤甫能言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新唐書杜如晦傳如晦少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內負大節臨機輒斷

四部無遺

南史臧嚴傳嚴於學多所暗記尤精漢書諷誦略遍就上口湘東王嘗自執四部書目試之嚴自甲至丁各對一事并作者姓名遂無遺失

十賦俱誦

金史高衍傳衍敏而好學自少有能賦聲向舍生欲試其才便一日賦十題戲之衍執筆怡然未暮賦俱就彬彬然有可觀

半面即睡

一覽洞悟

冏府元龜應奉少聰明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即委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曰王文祿龍興慈記劉伯溫少時讀書寺中僧房有一異人每出神去鎖門或一月半月偶有北來使客無房可宿見此空房擊開之曰此人死矣可速焚瘞我住之僧不能禁遂焚之其人神返身已焚無復可生每夜叫呼曰我在何處基知之開牕應曰我在此神即附之聰明增前數倍天文兵法一覽洞悟翊運為謀臣之冠也

累世通家

兩經及第

後漢書孔融字文舉十歲造李膺門門者語曰我是府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舊恩乎融曰先君孔子與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亦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

唐書韋溫方七歲日誦數千言十一舉兩經及第以拔萃高等補咸陽尉父愕然疑假權謁進召而試諸庭文就無留思喜曰兒無愧矣

神閑意審

鋒發韻流

晉衛玠雜記沈璞字道真童孺時神閑意審有異於衆年十許歲好學不倦善屬文尤諳究萬事經耳過目人莫能欺之

梁劉勰文心雕龍安仁輕敏故鋒發韻流

食牛吐

鳳　造門壓藩　宋史許應龍字恭甫五歲通經旨客曰小兒氣食牛應龍應聲對曰丈夫才吐鳳四座驚歎錦繡萬花谷楊收十三善屬文吳人多造門觀賦詩至壓其藩收嘲之曰爾非羸角者何用觸吾藩

臨子字父　自地升天　魏志常林字伯槐年七歲父嘗造門問曰伯先在否何拜之有客大嘉之南史張融傳高帝出太極西室融入問訊彌時方登階及就席上曰何乃遲爲對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時魏主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爲捷

【辰】記貧人姓名　見故吏流涕　冊府元龜後漢陸續幼孤仕郡戶曹時歲荒民飢太守尹興使於都亭賑民饘粥訊名氏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氏無差謬晉書桓元年七歲温服終府州文武辭其叔父沖沖撫元頭曰此汝家之故吏也元因涕淚覆面

傳暢不惜金環　楊脩獨曉雞肋　白帖傳暢小時父友戲解其金環都不言惜三國魏志楊脩爲曹公主簿操平漢中欲因討備而不得進欲守之難爲功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衆莫曉脩曰夫雞肋食之無所得棄可惜也公歸計決矣

【賢】子足　稱神童　阿翁詎宜戲父　冊府元龜晉莊之子幼聰能屬文莊遊土山賦詩使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莊器之嘗置左右年十歲慧莊背曰眞吾家千金晉書張憑傳憑祖鎮爲蒼梧太守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憑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聰敏四

【原】閱書　後漢書王充字仲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覽百家之言

【晉】神駒　冊府元龜裴駿幼而聰慧親爲神駒因以爲字

指瑕　新唐書王勃傳勃字子安六歲善文辭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摘其失

等身書　後漢書王充傳博學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覽百家之言

【晉】神駒　冊府元龜裴駿幼而聰慧親爲神駒因以爲字

指瑕　新唐書王勃傳勃字子安六歲善文辭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摘其失

等身書　後漢書王充傳博學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覽百家之言　宋史賈黃中幼日聰悟過人父師取書與其身相等令讀之謂之等身書

童子郎　漢書黃琬

傳琬少失父早而辨慧祖父瓊爲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況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即以其言應詔後瓊爲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

下小兒辨日

列子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辨鬬問其故一兒以日始出近日中時遠一兒以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

諫父寫書

後漢書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

獨不取李

晉書王戎嘗與羣兒戲於道旁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趣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旁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

埽除天下

後漢書陳蕃字仲舉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藏薛勤謂蕃曰孺子何不灑埽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當埽除天下安事一室乎

立地書廚

宋吳時陳時敏於爲文落筆已就兩學目之曰立地書廚

乘舟而至

誠齋雜記孔子使子貢久而不來孔子命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足不來顏回揜口而笑子曰回也謂賜來乎對曰無足者乘舟而至也果然

無雙

南史伏挺傳挺字士標幼敏悟七歲通孝經論語及長博學有才思父友任昉深相歎異常曰此子一日下無雙

思若湧泉

新唐書蘇頲傳頲字廷碩幼敏悟覽至千言輒覆誦吏部侍郎馬載曰是已元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頲白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也

在太極後閤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史

宋史李嶠曰丙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中書令

響答詩簡

錢總

遍覆呼

冊府元龜後魏韓顯宗有才學沙門法撫三齊人名讀一遍其聰悟嘗與顯宗較試抄百餘人名讀一遍其據案時遺之詩總援筆立就以報軾曰電埽庭訟響答詩簡近所未見也

隨即覆呼法撫歎曰貧道生平以來惟服郎耳

上林有捕得鳥者義甫進夜啼上林如許樹不借一枝棲上曰朕以金樹借汝芝田錄李義甫八歲舉神童文皇在

口陳手畫

冊府元龜臧昊自匈奴中郎將徵拜議郎還京師太尉索逢問其西域諸國上地風俗人物種類昊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復分爲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大小道里遠近人數多少風俗燥濕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名種不與中國同者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曰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

日記萬言

元史韓性傳性天資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言九歲通小戴禮作本義操筆立就文意蒼古老生宿學皆稱異焉

暗唱官位

冊府元龜唐邕初爲齊文宣大將軍府參軍後文宣頻年出塞邕必部從專掌兵機每識悟閑明承受敏速自督將以還軍吏以上勞效緐緒無不諳練每有顧問古對如響或於御前簡閱雖三五千人邕多不執文簿暗唱官位姓名未嘗謬誤文宣又嘗對邕白太后云唐邕分明彊記每有軍機大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

全樹借汝

芝田錄李義甫八歲舉神童文皇在

堯山堂外紀唐楊綰四歲時嘗因夜宴客舉令各舉座中一物四聲呼之衆皆未言綰應聲指鐵樹曰燈盞柄曲聞者歎服

龍駒鳳雛

晉書陸機少與兄弟名幼時閑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

陸氏宗首

談藪後魏陸馥子秀年九歲馥謂曰汝十二子我爲嫡長承襲家業吾今年老屬汝幼童詎堪馥奇之立爲陸氏宗首

瓶花隔面

雅馥工於畫清寧間使宋宋主賜以像示餞行境及境一視辭雄史移刺履方五歲晚臥廡下見母曰此所乳母也謂山堂肆考洛陽

遼史耶律褒

履字海鄰面未得其眞妙

臥看青天

金史移剌履方五歲晚臥廡下見母曰此所乳母也謂山堂肆考洛陽

執硯涕泣

冊府元龜范喬年二歲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涕泣

探策得一

天中記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說羣臣失

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帝說羣臣歎服

興宗爲名 冊府元龜蔡興宗幼爲父廓所重廓與親故書曰小兒四歲裨氣似可不入匪類室不與小人遊故以興宗爲之名

未嘗著橐 新唐書韋承慶遷鳳閣舍人掌天官選屬文敏無留思雖大詔令未嘗著橐

奉揚仁風 晉書索宏有逸才謝安常賞其機對辦速後宏出爲東陽郡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左右取一扇授之宏輒曰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

宜名天保 冊府元龜巢尚之應聲曰宜名天保尚之應聲曰宜名天保名

援筆倒疏 天中記有客草序者默然自失一座撫掌奉古速倒疏之草序者默然自失一座撫掌奉古

銀杏金桃 徐笑曰適覽記之非舊習也由是知名

金桃鑰脅 宋史陳塤大父叔平與同郡樓鑰友善死鑰哭之塤纔四歲出揖如成人鑰指盤中銀杏使屬對塤應聲曰金桃問何所據對以杜詩鸚鵡啄餘鑰脅然曰亡友不死矣

小兒學士 北史宗懍傳懍少聰敏好讀書晝夜不倦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爲小兒學士

口記物色 天中記顏眞卿調犀浦主簿嘗送徒益州亡其籍至廷口記物色凡千人無所差長史陸象先異之

以筭起草 宋史宋錢惟演傳惟演博學能文辭召試學士院以筭起草六歲爲五言詩頗有詞采大同末父雲公受梁武帝詔較定棋品到溉朱异以下並集覆時年八歲慧有詞采大同末父雲公受

客前覆局 冊府元龜陸覆幼聰於客前覆局疑是

端坐畫沙 宋史朱熹傳熹幼穎悟京兆號曰神童

端坐畫沙 前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

此皆出入 初潭集張融年八歲虧齒或戲之曰君口中何爲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吞石如卵 西京雜記弘成子少時好學嘗有人過門授一文石大如燕卵吞之遂明悟而更聰敏爲天下通儒嘗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

我家龍文 北史楊愔幼聰慧絕人其叔父崎之

聰敏五

原詩梁吳郡張純少有清才與同郡張儼朱异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曰今三賢俱顧老鄙渴甚矣其爲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純曰驟裹以迅驟爲主鷹隼以輕疾爲妙何必積思皆隨目立成據大歡悅純賦席曰席爲冬設簟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儼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异賦弩曰南岳之榦鍾山之銅應機命中射隼高墉

晉熹苑曰桓烏官至太尉時桓驎年十二亦在坐烏告客曰此吾弟子有異才能作詩賦乃作詩示驎驎即應聲答云邈矣廿羅超等絶倫伊彼陽烏命世稱賢嗟余蠢弱殊才偉年仰慚二子俯愧過言　唐杜甫壯遊詩曰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皇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　稗史彙編曰李賀年七歲韓愈皇甫湜連騎造門賀總角荷衣而出面試一篇目曰高軒過曰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欒搖玲瓏馬蹄隱隱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羅心胸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元精耿耿貫當中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

生華風吾今再翅負天鴻他日不羞蛇作龍　山堂肆考曰崔鉉爲兒時隨父元略訪韓晉公滉滉指架上鷹令詠焉吟曰天邊心膽架頭身欲擬飛騰未有因萬里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解絛人　舊唐書曰楊收字藏之七歲而孤居喪有如成人母長孫夫人知書親自教授十三通諸經義善於文詠吳人呼爲神童兄發戲令詠蛙即曰兎邊分玉樹龍底躍銅儀會當同鼓吹不復問官私又令詠筆仍賦鑽字即曰雖匪囊中物何堅不可鑽一朝操政事定使冠三端　天中記曰宋王元之五歲已能詩因太守賞白蓮倅言於太守召而吟一絶云昨夜三更裏嫦娥墮玉簪馮尸不敢受捧出碧波心又云佳人方素面對鏡理新妝守曰天授也　稗史曰黃魯直少警悟八歲能作詩送人赴舉云送君歸去明年　聞見録曰王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　聞見録曰賈黃中以七歲神童及第李昉贈詩曰七歲神童古所難賈家門戶有衣冠七人科第排頭上五部經書誦舌端見榜不知姓名貴登筵未識管絃歡從今穩上青霄去萬里誰能測羽翰　又曰臨川李善言之子十歲能即席賦詩親友嘗以貧家壁試之略不搆思吟曰椒氣從何得燈光鑿處分拖涎來藻飾惟有篆愁君　拖涎蝸牛也

堯山堂外紀曰明解縉四歲時出游市偶跌衆笑之吟曰細雨落綢繆磚街滑似油鳳皇跌在地笑殺一羣牛　明紀曰鄒智四川人生而穎敏十三歲能文章居龍泉菴埽樹葉焚之以照讀書後領鄉試第一郡人集觀智馬上口占曰龍泉菴上苦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郡人何用太相驚

增制宋太宗賜楊億制曰汝方髫齔不由師訓精爽神助文字生知越景絶塵一日千里予有望於汝也授祕書省正字賜袍笏

增晝明張居正與學使者吳初泉書曰某家世寒賤尚書東橋顧公撫楚拔正於毀齒之時稱爲神童正實無異才如古融粲勃泌足驚人者而顧公又當代名流文章宗匠乃一見即呼爲小友解束帶贈之臨別又出其幼子見屬曰他日以吾子孫相托乃正徼時厚幸以有今日皆顧公賜也

原序魏禰衡鸚鵡賦序曰時黃祖太子射賓客大會有獻鸚鵡者舉酒於衡前曰禰處士今日無用娛賓竊以此鳥自遠而至明惠聰善羽族之可貴願先生爲之賦使四座咸共榮觀不亦可乎衡因爲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

增冊府元龜小序曰惟人萬物之靈若夫幼而聰敏

慧少而成者益可貴矣中古而下英妙間出乃有特稟異姿迥越倫萃岐嶷肇於襁褓穎悟發於齠齡學疑夙習動彰默識或未就外傅已通羣籍甫及志學即爲人師識洞於未萌智表於先見心計足以成務口辨足以解紛老成之姿著於容止賦筆之麗成於俄頃至行出於天性元譚絶於流俗時輩推讓英聲騰騖斯仲尼所謂生而知之者歟

贊 隋文中子見王勃少弄筆硯因與題太公文王贊曰姬昌好德呂望潛華城闕雖近風雲尚賒魚舟倚石釣浦橫沙路幽山僻溪深岸斜豹韜攘惡龍鈐碎邪雖

逢切近猶待安車君王握手何其晚耶

雜文 梁劉勰文心雕龍曰淮南崇朝而賦騷枚皐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

博物一

梁劉勰文心雕龍曰欲其詳悉於國體必閱石室啓金匱抽裂帛檢殘竹欲其博練於稽古也 顏氏家訓曰末俗以來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爲貴不肯專儒問一言輒酬數百責其指歸或無要會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 冊府元龜曰古之學詩者多

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博物之謂乎且品彙之衆賦象各異小大隱見變化紛紜方輿廣厚靡所不載或總括地志或傳流人聞遠者隔越九州曠絶千載幽者埋沒泉壤磨滅篆刻不時而出是爲奇怪眩惑衆視莫質所疑苟非智賾萬殊識洞羣性洽聞強記目擊道存則何以徧閱名數周察毫芒別白臧否如指諸掌謂之君子不其然乎　明陸深金臺紀聞曰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夫聞見難矣多又難也多而能擇又難也能擇而能從識之又難也此非聖人之神不足以與此

博物二

拾遺記曰黃帝時有丹丘之國獻瑪瑙甕以盛甘露堯時猶存甘露盈而不竭謂之寶露以頒賜羣臣舜遷寶甕於衡山之上故衡山有寶露壇又遷寶甕於零陵秦始皇至零陵掘地得赤玉甕可容八斗以應八方之數在舜廟堂之前後人得之不知年月後東方朔識之乃作寶甕銘　史記鄭世家曰鄭使子產於晉問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實沈臺駘爲祟史官莫知敢問對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汾洮神

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平公及叔向曰善博物君子也
左傳曰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
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
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
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
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
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伯
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
鳩氏司徒也睢鳩氏司馬也鴡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
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

器用正度量尼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
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
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 韓詩外傳
曰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曰何
物也對曰穀樹也 管子曰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
之谿十里謂左右曰事其不濟乎今者寡人見人長尺
而人物具焉冠右袪衣走馬前疾其不濟乎管仲對曰
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者之君
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導也袪衣示前有水也右
袪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左方

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乎對曰尼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　左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葛盧介君名也能通鳥獸之情）　史記三皇本紀補曰韓詩以爲自古封太山禪梁父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管子亦曰古封太山七十二家尼吾所識十有二焉　仲尼弟子列傳曰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　堯山堂外

紀曰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觸王舟王使人問於孔子曰此萍實也惟霸者能獲之可割而食王食之美孔子歸弟子請問曰吾昔過陳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吾是以知之　詩外傳曰孔子觀乎周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何器也對曰此蓋爲宥座之器孔子曰聞宥座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　晏子曰景公舉兵伐宋師過泰山公夢見二丈夫立而怒其怒甚盛公恐覺辟門召占夢

者至公曰今夕吾夢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其狀識其聲占夢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對曰占夢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湯質皙而長顏以髯兌上豐下倨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兌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若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以平宋乃不果伐　搜神記曰漢武帝東遊未出函谷關有物當道

身長數丈其象狀牛青眼而曜睛四足入土動而不徙百官驚駭東方朔乃請以酒灌之數十斛而物消帝問其故答曰此名爲患憂氣之所生也此必是秦之獄地不然則罪人徒作之所聚夫酒忘憂故能消之也帝曰吁博物之士至於斯乎　三輔黃圖曰劉向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父老乃吹杖端煙然因以見向向問姓名云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皆天文地圖之書以授焉　華陽國志曰林閭字公孺臨邛人也善古學古者天子有

輶軒之使自漢興以來劉向之徒但聞其官不詳其職惟閭與嚴君平知之曰此使考八方之風雅通九州之異同主海内之音韻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風俗也揚雄聞而師之因作此方言　後漢書賈逵傳曰時有神雀集宮殿宮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逵博物多識帝迺召見逵問之敕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　論衡曰廣漢陽翁伯能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而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伯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輈中馬曰蹇馬蹇馬亦罵之曰眇馬御者不信使往

視之馬目竟眇　晉書張華傳曰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因登樓仰觀曰僕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即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劒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取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劒使送一劒并土與華留一自佩華得寶劒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劒文乃干將也莫邪

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劒倍益精明　天中記曰中朝時有人畜銅澡盤晨夕恒鳴如人扣以白張華華曰此盤與洛鐘宮商相諧宮中朝暮撞故聲相應可鑪令輕則韻乖鳴自止也依言即不復鳴　晉書郭璞傳曰晉陵武進縣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會稽剡縣人於井中得一鐘長七尺二寸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之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啓號於晉陵棧鐘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時豈

不偉哉若夫鐸發其響鐘徵其象器以數臻事以實應天人之際不可不察帝甚重之　王濟傳曰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錢鄣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　後魏楊衒之伽藍記曰崇義里內有京兆人杜子休宅地形顯敞門臨御道時有隱士趙逸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録正光初來至京師見子休宅歎息曰此宅中朝時太康寺也時人未信遂問寺之由緒逸云龍驤將軍王濬平吳之後始立寺本有三浮圖用甎爲之指子休園中曰此是故處子休掘而驗之果得甎數十萬兼有石銘云晉太康

六年歲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儀同三司襄陽
侯王濬敬造時園中果菜豐蔚林木扶疎乃服逸言
南齊志曰建武三年大鳥集東陽郡太守沈約表云鳥
身備五采赤色居多案樂緯叶圖徵云焦明鳥質赤至
則水之感也　南史崔慰祖傳曰慰祖好學聚書至萬
卷沈約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里
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奭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坐
稱服之朓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　范雲傳曰
雲見齊高帝會有獻白烏帝問此何瑞雲位卑最後答
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烏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
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　裴子野傳曰梁天監時西
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二國歷代
弗賓莫知所出裴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
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魯入滑此其後
乎時服其博識　陸澄傳曰王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
過澄澄謂曰僕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爲業且年位已高
今君少便執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
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
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儉在尚書省出
巾箱几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

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幷舊物奪將去　何憲傳曰憲博涉該通羣籍畢覽天閣寶祕人間散逸無遺漏焉任昉劉澐共執祕閣四部書試問其所知自甲至丁各說一事幷敘述作之體連日累夜莫見所遺　劉顯傳曰魏人送古器有隱起字無識者顯按文讀之無滯考校年月一字不差武帝甚嘉焉　王僧孺傳曰僧孺多識古事侍郎金元起欲注素問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爲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爲砭針春秋美疢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耳　姚察傳曰察報聘於周江左耆舊先在關右者咸相傾慕沛國劉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並爲剖析皆有經據臻謂所親曰名下定無虛士　北史祖瑩傳曰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敕召瑩與黃門侍郎李琰之辨之瑩云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爲博學　高祐傳曰祐爲中書侍郎文成末兗州東郡吏獲一異獸送之京師人咸無識者詔以問祐祐曰此三吳所出厥名鮫鯉餘域率無今我獲之吳楚之地其有歸國者乎又有人於零丘得

玉印一以獻詔以示祐祐曰印上有籀書二字文曰宋壽壽者命也我獲其命亦是歸我之徵獻文初宋義陽王昶來奔薛安都等以五州降附時謂祐言有驗　北齊書徐之才傳曰時有以骨爲刀子靶者五色斑斕之才曰此人瘤也問得處云於古冢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削視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多通如此　北史宇文愷傳曰時將復古制明堂議者皆不能決愷博考羣籍爲明堂圖奏之　唐書曰李守素通姓氏學世號肉譜虞世南曰昔任彥昇通經時稱五經笥今以倉曹爲人物志可乎　全唐詩話曰庶子裴惲進詩賀聖政有太

康字帝怒曰太康失邦乃以比我户部韋渙奏云晉平吳寇改號太康雖有失邦之言乃見歸美之文上曰天子大須博覽不然幾錯惲罪　唐書鄭欽説傳曰欽説通曆術博物初梁太常任昉大同四年七月於鍾山壙中得銘曰龜言土著言水甸服黄鐘起靈址瘞在三上庚墮在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當時莫能辨者因藏之戒諸子曰世世以銘訪通人有知之者吾死無恨昉五世孫弁之隱居商洛寫以授欽説欽説出使得之於長樂驛至敷水三十里而悟曰卜宅者庾葬之歲月而先識墓圯日辰甸服五百也黄鐘十

一月縣大同四年卻求漢建武四年凡五百一十二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上庚也妃以七月十二日巳巳七中巳也浹辰十二也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交故曰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圯升之大驚服其智　楊收傳曰收耕得古鐘高尺餘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劀拭有刻在兩欒果然

全唐詩話曰文宗聽政暇博覽羣書一日延英顧問宰相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苹是何草時宰楊珏楊嗣復陳尸行相顧未對珏曰臣按爾雅苹是藾蕭上曰朕看毛詩疏葉圓而花白叢生野中似非藾蕭　唐書段成式傳曰成式博學強記多奇篇祕籍侍父於蜀以畋獵自放文昌遺吏以其意諫止明日以雜兎徧遺幕府人爲書因所獲儷前世事無複用者　南楚新聞曰段成式嘗於私第鑿一池工人於土下獲鐵一片怪其異質遂持獻成式尺而量之笑而不言乃靜一室懸鐵於室中中北壁已而泥户但開一牖方纔數尺亦緘鐍之時與親近闚牖窺之則有金書兩字以報十二時其博識如此　唐書盧若虛傳曰若虛多材博物隴西辛怡

諫爲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怡諫謂之頗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鼷鼠豹文而形小一座驚服　天中記曰元和初裴宙鎮荆時掘地六尺得一石規模樓櫓悉倣荆城其中空徑六尺八寸甚工繳命徙之藩籬間是春淫雨四月不止潦漲莫遏人抱爲魚之憂會歐獻來居楚山馳問之對以事迫鑿石弗及令陶範爲江陵城内廣六尺八寸樓堞門闕無少差於南門外八十步掘深六尺埋之當止宙始驚歎昔人所填從之既瘞祭之夕復隆起　初譚集曰李後主獻畫牛一畫在欄外夜歸欄中太宗以問羣臣無得知者

僧録賛寧曰南倭海中方諸蛙有淚得之和色著物則畫隱而夜見沃焦山風撓嵐石落海岸得之滴衆摩色染物則畫見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爲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經後杜鎬檢三館書果得於六朝舊書中　宋太祖本紀曰太祖乾德改元先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三年蜀平蜀宮人入内帝見其鏡背有志乾德四年鑄者召竇儀等詰之儀對曰此必蜀物蜀嘗有此號乃大喜曰作相須讀書人　王溥傳曰溥好聚書至萬餘卷子貽孫遍覽之爲右司郎中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否普問禮官不能對貽孫

曰長跪問故夫是婦人亦跪也唐武后朝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曰太和中幽州從事張建章著渤海國記備言其事普大稱賞之　李公麟傳曰公麟好古博學紹聖末朝廷得玉璽下禮官諸儒議公麟曰秦璽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以龍蚓魚鳥爲文玉質堅甚非昆吾刀螮肪不可治琱法中絶眞李斯所爲不疑議遂定　金韓企先傳曰天會十二年以企先爲尚書右丞相召至上京入見太宗甚驚異曰朕疇昔嘗夢此人今果見之於是方議禮制度損益舊章企先博通經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　元史曰諤謙肆力於學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之說亦靡不該貫旁通而釋老之言亦洞究其蘊

殉身錄曰明王禕進平江西頒上覽而喜曰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　明朱夢炎傳略曰太祖方稽古右文夢炎援古証今剖析源流如指諸掌　張芹備遺録曰明卓敬博學多能談論英發天文律曆地理兵刑皆造其奥　明曾棨傳略曰成祖摘記載諸隱僻事問棨條對無遺悞由是見寵寵有薦文士者帝必問才學如棨否或令就棨辨論以觀其能

博物三

褒勞薪 增罨蓋

隋書王劭以上古有鑽燧改火之義上表請變火云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又晉荀勗傳勗在帝座進飯謂在坐人此是勞薪所炊衆未信帝遣問膳夫實用故車脚史系天監五年丹陽山南得瓦物高九尺銳下平蓋如合焉中得劒一瓮具數十餘人莫識沈約云此東巳罨蓋也葬則用之代棺武帝服其博識殺夫推而下之久乃至厎丈披羽衣如此九處最晚行至告飢長人指中亭柏樹下有一羊令跪持羊鬚三捋得三珠令食後所得珠遂不飢復尋穴行數十里見人皆長三丈六寸一備自服一與太尉張飛趙雲各與其一房子容曰唐人尚書李師古判官因理第獨得一劒上有章武元季古貞元名方古大羊癡龍初一珠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又次者以章武元年為東平帥李師古判官因理第獨得一劒上有章武二年冬十月造銘曰

王悔恨故世名
蟬曰齊女也　巫雀

東方朔獨不賀帝曰朔何不賀曰此所謂巫雀非雀也或有巫者爲國作害卒有巫盡之事　搜神記吳先主時陸敬叔爲建安太守使人伐大樟樹下數斧忽有血出樹斷有物人面狗身從樹中出敬叔曰此名彭侯乃烹食之其味如狗白澤圖曰木之精名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食之　彭侯

天中記漢武祠甘泉時有神雀下羣臣皆上壽晉書張華傳陸機賚鮓發器曰此龍肉也實清酒五色光起客未信華曰以苦酒漬之必有異漬之其味如飴機反問鮓主主曰積茅下得白魚質狀殊常作鮓美故相獻也　史記孔子世家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閬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　墳

長頭　夔一足

南史范曄傳博涉多通尤悉晉魏以來吉凶故事沈約常稱曰范公好事該博胡廣無以加南鄉范長頭以岫多識前代舊事也　風俗通魯哀公問於孔子樂止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以夔爲樂正始治六律和六聲以通八風而服重黎又薦能夔爲樂正始

舜曰天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故惟聖人爲能和樂之本夔能和之平天下若夔一足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

柳篋子　劉石經

行　北史劉芳傳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辨疑者皆往詢訪時人號爲劉石經　梁陶弘景刀劍錄董卓少時耕野得一刀無文字四面隱起作項羽刀　惡夫印

山雲文屬玉如泥及卓貴示五官郎將蔡邕邕曰此項羽之刀也初潭集人有獲玉印遺劉原父文曰周惡夫印原曰漢條侯印尚存於今耶或疑之曰古惡亞二字通用史記盧綰之孫他人封亞谷侯而漢書作惡谷是矣聞者大服　白團扇　焦尾琴

南史王儉嘗使賓客棘事多者賞之事皆窮唯廬江何憲爲胜乃賞以五花簟白團扇坐簟執扇容氣甚自得王摛後至儉以所執筆便成文章既與辭亦華美舉坐擊賞摛乃命左右抽憲簟手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後漢蔡邕傳邕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

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　五總龜　一角獸

唐書設葭蘇傳葭蘇博學尤通氏族曆數醫方賀知章嘗號爲五總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元史耶律楚材傳帝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　支機石　劫燒灰

集林昔有人尋河源見婦人浣紗問之曰此天河也乃與一石而歸問嚴君平君平曰此織女支機之石也三輔黃圖武帝初穿池得黑土帝問東方朔朔曰西域胡人知刼燒之餘灰也　青鳳子　海鳥毛

說郛甲乙剩言新安楊不弃鄉人有得一石於水濱狀如鷲子而青瑩可愛楊以千錢易之恒以自隨作鎮紙及楊來燕有外國人數來看之不忍釋手楊詢之其人曰此名青鳳子即吾土價亦不貲晉張華傳惠帝中人有得鳥毛三丈以示華華見曰此謂海鳥毛也　黃金蛇　紫荷囊

唐蘇鶚杜陽雜編開成宮中有黃色蛇常夜自寶庫中出遊於階庭間光彩照灼不可撿捕宮人攔珊瑚玦擊之并玦亡去掌庫者具以事告上令徧搜庫內乃得黃金蛇而珊瑚玦著其首上熟示之曰昔隋煬帝爲晉王時以黃金蛇贈陳夫人吾不知此蛇得自何處左右因靦頷下有慶字上蹶然曰果不出朕所疑耳阿慶煬帝小字也上之博學敏悟率多此類遂命取頰黎連環繫於玉磬之前足其後更不復見焉　梁書劉杳傳周捨問尚書官著紫荷囊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答曰張安世傳曰持橐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橐囊也近臣簪筆以待顧問　武庫雉雊　蜀中桐材

晉書武庫封閉甚密忽有雉雊張華曰此蛇化爲之開視庫果有蛇蛇也　又吳郡臨平岸崩出二石鼓槌之無聲帝問張華華曰取蜀中桐材刻爲魚形叩之則鳴矣如其言果聲聞數里　知肅慎矢　辨防風骨

史記孔子世家有隼集於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陳潛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此肅慎矢也昔武王克商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以示使使問仲尼仲尼曰此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臣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可謂大矣　又吳伐越隳會稽得骨節專車以

三篋無遺　增一字不失　漢書張安世事詳聰敏三新唐書蔣乂傳帝嘗登

凌煙閣視左壁題識題文相無能知者遽召乂至答曰此聖曆中侍臣圖贊爲帝誦之不失一字帝歎曰鎖文漫缺行纔數字命録以問宰世南默寫列女傳不遺漏

國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多大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

左傳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亟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實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石

重四鈞　書餘十簡　冊府元龜後漢續咸石勒時爲建校尉王和參軍和掘得員石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議者未詳或以爲瑞咸曰王莽時物也其時兵亂之後典度湮滅遂命下禮官爲準程定式

鎮襄陽時有盜發古冢者得玉屐玉屐風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

南史齊王僧虔傳文惠太子

柯亭竹椽　龍穴石髓　搜神記蔡邕嘗至柯亭以竹爲椽邕仰眄之曰良材也取以爲笛發聲遼亮一云邕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梁間第十六竹椽可爲笛取用果有異聲史彙編萬高山北有大穴普時或墮其中見二人圍棋以一杯水令墮棋者飲之氣力十倍棋者曰汝欲停此否墮者不願棋者曰從此西行有大井其中多魚蛟龍但投身入井自當出出著飢取井中物食之墮者如言可半年乃出蜀中因至洛下問張華華曰此名仙館所飲者玉漿所食者龍穴石髓

草名忘　憂木曰無患　晉崔豹古今注牛亨問曰將離別相贈以何物故將名忘憂草使人忘其憂乎亨曰名合歡合歡則忘憂無亦名當歸也欲以文無文無亦名忘憂草使人忘其憂乎亨曰名合歡合歡則忘憂無亦名當歸也欲以文無文無亦名忘憂草使人忘其憂乎亨曰名合歡合歡則忘憂

別贈之亦猶相招召贈之以丹棘丹棘一名棠棣一名無患者何曰昔有神巫又程雅問拾遺木一

曰寶眡能符劾百鬼則以此爲棒殺之世人相傳以此
木爲衆鬼所畏競取爲器用以却厭邪鬼故號曰無患
也寶眡之寶一本作實

陸澄書厨

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末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
公書厨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
乃出

又傳昭傳博極古今尤善人物晉魏以來官簿伐閥通
內外舉而論之無所遺失世稱爲學府

唐國史補人有畫奏樂圖王維熟視而笑或問其故維曰
此是霓裳羽衣曲第三疊第一拍好事者集樂工驗之
一無差謬秤史晉世有於嵩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蝌
蚪斗兩行書衆莫能辨張司空以問東廣微東曰此
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檢驗果然時人服其博識

五色藥金　千年神木

劉禕之欲娶孟詵博學鳳閣侍郎詵曰此藥金非石中所出者禕之
曰主上見賜當非假金詵曰藥金仙方所資不爲假也
禕之曰何以知之詵曰藥金燒之其上有五色氣燒之
果然

搜神記燕惠王墓有狐狸經千餘歲化爲二書生乘馬而出華表神謂曰
子欲何之狸曰吾聞晉司空張華博學多才今欲詣門與之談論木精曰張司空之
才難可比也若去非但喪汝二軀我亦遭累狸不答乃去非但喪
去乃持刺謁華華引入談論三日不倦華疑爲妖呼獵犬試之
竟無憚色華益怒曰百年之精見獵犬即變若前有千年之妖以千年神木照
之即變世說燕惠王家前有一青衣小兒華表木已千年發遞取之使將至木所有
問曰君何來使者以告情曰禍及我其可逃乎乃發聲泣涕然不見使乃
伐木中流血取歸照之變華亦如之

其精乃變華亦如之

上戈

爲武　得雄者王

歐陽京

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移東山遂得全元共議易號傳曰上戈爲武改名爲武
唐書曰貴鄙何以名武陵太守趙宮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鳶
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倣子化爲雉遂良傳貞觀中飛雉數集公遂雄諸侯始爲寶雞祠漢光武時高平
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海陸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太宗曰人之立身不可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

器似琵琶

樽為牛象唐書元澹字行沖有人破古冢得銅器似
作器也命易以木紇之圓人莫能辨行沖曰此阮咸所
初譚集劉杳於沈約坐語及宗廟犧樽事約曰鄭元答
張逸謂為畫鳳尾罍婆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
此言未必安古者尊彝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
內酒魏魯郡得齊子尾送之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曹
疑於青州發齊景墓又得二樽形亦為牛象皆古遺器
知非虛也約大以為然

鹽味小生　鷄栖半露　晉書載記苻朝
善識味鹹醋及肉皆辦所由魯稽王司馬道子為朗設
盛鮓極江左精饌食訖問曰闕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
好惟鹹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又或殺鷄以
食之既進朗曰此鷄栖恒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鷲肉知
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釐之差

比跡前列　為世通儒　後漢謝該傳孔融上書薦之曰故公車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羣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肇集陳庭黃熊入寢該有二節非無聆聞者莫識其端也

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夏侯勝辨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

洽為世通儒施養諸生常有千數　又馬融傳融才高博洽

抽簟製扇　滿車充箱　南史王撝事詳白團扇注　韓詩外傳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幾滿車長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　黃衣黃冠　墨知墨允　搜神記王莽建國四年池陽有小人景長一尺餘或乘車或步行操持萬物大小各自相稱三日乃止莽甚惡之自後盜賊日甚莽竟被殺管子曰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戴黃冠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池陽之景或慶忌也乎　初譚集陳彭年以博學彊記令祕閣取此書既至令坐對其從容上問墨知墨允是受知定陵一日便殿賜坐問墨何書對曰春秋少陽即何人彭年曰怕尼叔齊於第幾冊覓之果然

章有然石以水灌之便熱用以烹煮可使成食世人貴其異不能識其名雷煥元康中入洛乃鬻以示張華華

曰此所謂然石南史樂藹傳長沙宣武王將葬而車府忽於庫失油絡欲推主者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萬石必然今庫若灰非吏罪也既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

人械一足士

戴髮頭

山海經貳負之臣曰危與貳負殺窫窳帝乃梏疏屬之山極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在開題西北郭璞注云漢宣帝使人上郡發磐石石室中得一人裸被髮反縛械一足以問羣臣莫能知劉向按此言對之宣帝大驚於是時人爭學山海經矣論衡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擊虞決疑要注武帝時有彭權爲侍中問髮頭義權答曰秦時有奇怪觸山斷水無不崩潰惟畏髮頭帝乃令虎賁之士戴之以備左右

蜼尾塞鼻

一獸形如豕仰鼻長尾也兩則懸於樹以尾塞其鼻後果驗與子雲別鼷鼠曼倩識騶虞相類稗史太宗時一日後苑象斃上令取以問徐鉉鉉曰請於前左足求之膽剖腹不獲上異之以須臾果得以進頃召鉉問對曰象膽四時在足今方二月故臣知前左足也朝士皆服其博識

三豕

渡河

一翁緣柱

家語弟子解卜商反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史志者問諸爲聖幽明錄志怪武帝宴未央殿忽聞人語良久梁上見一老翁長八九寸緣柱而下放杖稽首默而不言忽然不見帝駭愕召方朔以告朔曰其名爲藻廉水木之精夏巢幽林冬潛深河後帝幸甘泉宮侍臣從上翁於梁上翁及年少數百人皆長八九寸有一人長尺餘凌波而出帝方食命列坐案前各飲數升不醉獻帝一紫螺殼中有物狀如牛脂帝問曰朕聞無以識珍異貽之老翁顧命取以識此物東方生知君耳君可更以洞穴之寶一人受命下沒淵底俄忽還到得一大珠徑數寸明曜絕世翁等忽然隱帝問朔曰是蛟龍髓以傅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在孕產子必易帝以脂塗面便白澤又曰何以此珠名洞穴珠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蚌蚌生珠故以爲名焉帝乃以五十萬錢賜朔取其珠置於內庫

如豹

有羊名龍

初潭集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羣臣莫知實攸曰鼷鼠也見爾雅按

得鼠

祕書如攸言下詳上三珠　煙如焚香　氣蒸焦木　初譚集吳仲庶知成都一日文

廟廳前大槐枝葉出煙色青白如焚香至暮乃止而木如故楊損之云陰符經謂火生於木禍發必克疑有將士作亂而不成者果有告戍卒謀亂者皆獲武北征蹋頓嶺嶺屬晦冥石死而石氣蒸出外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礬石礬石滿塋青州世看果大墓有礬石滿塋青州世故卉木焦滅即今礬看果

子　東海女郎　裨史彙編宋孝武時青州人嘗發古冢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

有銘云不能悉賈希鏡答

鮑昭徐陵蘇室生並不能悉賈希鏡答

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荀希兒檢驗果然　柴焚萬車

酒醉千日　裨史孫權時之歸龜便言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東

之載出欲上吳主夜泊越里纜船於大桑樹宵中樹呼曰吾被拘繫方見烹曜雖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龜然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今求如我之徒計從安出龜曰子明無多辭禍將及爾樹寂而止既至權命煮之焚柴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格曰燃以老桑乃熟權即使伐樹煮龜立爛　南史劉

杳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梠酒而作檄字昉問杳此字是否杳曰葛洪字苑作木旁梠昉又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劉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劉曰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

魏代人裕音陣　血飲三斗　乳長七尺　酉陽雜俎李師古治山亭

掘得一物類鐵斧時李章武遊東平師古不之章武驚曰此禁物也可飲血三斗驗之而信　初譚集漢武帝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乳長七尺上怪而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待中知我所來時張寬在第七車對曰此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星見　著脚御覽　幕府書廚　駮伏乳虎

地記潁野王事陳武帝為門下侍郎博綜羣書廣搜經籍撰梁瑞應圖十卷御覽三百六十卷宮人各念一卷常隨駕行內人謂之著脚御覽十國紀年朱遵度避耶律德光之召拏妻孥攜書雜適賈奔楚汪待之甚薄杜門却埽諸學士每今首末於遵度時人號為幕府書廚　客化老狸　天中記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

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猬猬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駿馬今者君之出必駮馬而出敗乎公曰然搜神記董仲舒下帷講誦有客來詣仲舒其非常客又云欲雨禽獸之曰雨卿非狐狸則是鼷鼠依人而居知風穴居知雨巢居知風穴居狸鼠客遂化爲老狸諸葛恪爲丹陽太守嘗出獵兩山間有物如小兒伸手欲引人恪令伸之而參伍問其故以爲神明恪曰此山精引人山之間其精如小兒見人則伸手如轂長如轅拱手而立還歸寢疾數月不出有皇士者見公語驚曰物烏能傷公公自傷也此所謂澤神委蛇者也惟霸主乃得見之

澤神拱手搜神記諸事在白澤圖內曰兩山之間有物欲引人名曰倏忽君特未之見耳風俗通齊桓公田於澤見衣紫衣大如轂長如轅拱手而立還歸寢疾數月不出有皇士者見公語驚曰物烏能傷公公自傷也此所謂澤神委蛇者也惟霸主乃得見之

乘舟弄月汎酒隨波稗史上官儀詩有影娥池學士無解其事者祭酒令狐德棻召張柬之等十餘人示之柬之曰洞冥記漢武帝於望鵲臺西起俯月臺臺下穿影入池中使宮人乘舟弄月影因名影娥池每登臺眺月影入池亦曰眺蟾臺時皆歎其博識晉束晳傳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人以爲怪乃招攜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汎觴好事者遂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緣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昭烈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大悅賜晳金五十斤

四海指掌五經縱橫稗史張茂先強記博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晉武帝嘗問漢代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茂先應對如流聽者忘倦聞爲儒者所宗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縱橫周宣光博學洽漢書周舉傳舉字宣光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縱橫周宣光

劉顯對九鄭元得五經初潛集沈約於坐策劉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雲聞之擊席嘉曰劉郎可人雖吾家平原詣張俶武曰此對鄭元別傳扶風馬季長以有不解七事元思得五事元對時涿郡盧子幹爲門人冠首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季長臨別執元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子

幹名 殘麐一脚 白麟

植之乃獸食之餘詢宿衛莫昧暮乃狼星值日故耳嗣軍從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時又得奇木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軍上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對曰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袪帶要衣裳而蒙化者對秦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為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衆來降者

若油囊 胡綜別傳綜博物多悉往事使人問之綜云昔秦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為蓋雕鏤之布雲母於其所執處皆刻龍虎及蟬形時莫能識其所由者權以綜多識孫權時有掘地得銅匣下氣乃改縣名并掘鑿江湖平始皇東遊以金陵有天下氣乃改縣名并掘鑿江湖平諸山阜處處埋寶物以當王氣事見於秦記此蓋是乎衆人咸歎其洽聞 外史檮杌梁劉知俊鎮同州日因築營墻掘得一物重八十餘斤狀若油囊召賓幕將校問之或曰地囊或曰飛廉獨留源曰此是寃氣所結也古來圖圖之地或有焉昔王世充據洛陽脩河南府獄亦獲此物而遠祖記之乃寃死囚人精爽入地聚為此物經百萬年凝結不散源聞酒能忘憂請奠以醇醪或可消釋耳知俊命具酒飯祝酹復瘞之

數十玉人 兩雙石筍 逸傳 崔隱 北史

蹟從駕汾陽宮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四寸著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羣臣莫有識者蹟答曰謹案漢文帝以前未有冠幘即是文帝以來所製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萬畤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為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人定鼎萬洛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天子大悅賜綿二百匹 天中記

邛務丁蜀人入蜀請畫工李文才寫興義門兩雙石筍兼南高太王令徵其故實皆云眞珠樓基或云是海眼道士范德昭曰吾聞諸至人斯乃蘊叢啓基啓國鎮蜀之碑中以鐵柱貫之下以橫石相埋埋於地際水火之事諸葛曾掘驗之眞珠樓基海眼皆非也蜀人少知云出方圓記

原 誦鄉里姓名 識部曲妻子 三國志註 夏侯榮誦

書曰千言經目輒識之文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

寓目使之遍談不謬一人數十年不忘（三國志吳朱桓字休穆為前將軍強識與人一面數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

增 苦筒捋錞于　墨汁塗金葉（北史斛斯徵傳自魏孝武遷西雅樂發缺徵博采遺逸稽諸典故創新改舊方始備焉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錞于也衆乃歎服徵仍于者近代絶無此器或有其聲極清衆乃歎服徵仍依下寶周禮注以苦筒捋之以合樂焉元史八思巴傳延祐間諸番朝貢表箋文字無能識者皆令必蘭納識理譯進嘗有以命刻字為表進者帝遣視之廷中罔識理隨取案上墨汁塗金葉審其字命左右執筆口授表中語及使人名氏與貢物之數貽以對必皆納識理所書而上之明日有司閱其所貢重譯之書無不服其博識其物色與）

鷄蹠必數千而飽　狐腋非一皮能温（文心雕龍夫經典沈深載籍浩瀚揚班以下莫不取資任力務在博見狐腋非一皮能温鷄蹠必數千而飽矣）

器名服匿容七八升　書載仲師長尺二寸（齊陸澄傳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詳視器底有字彷彿可識如澄所言南史劉杳傳沈約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此何所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惟出論衡長頸是瞗鶩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即取二書尋檢一如杳言）

角有零羊何金剛而不壞　骨傳海馬豈水火之能摧（國史纂異貞觀中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於是士女奔湊其集如市傅奕方臥病聞之謂其子曰非佛齒吾聞金剛石至堅物莫能敵惟於羊角破之汝可往試焉僧緘滕甚固良久乃得見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仕江南日嘗直澄心堂復被入直至飛虹橋馬輒不進玉堂清話徐鉉裂鞍斷轡舍之流血擊韁却立鉉寫書以問僧贊寧答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漚以腐糟隨毀者乃是鉉副之十丈餘果得下長三尺腦骨若段柱積薪焚三日不動以腐糟纔漚之遂爛焉）

得銅斗於元武湖邊早識是司徒之墓　讀金

簡於吳王宮畔已知爲神禹之書南史何承天傳承天博見古今爲一時所重張永嘗開元武湖遇古家家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古新威斗王莽三公亦皆賜之一在家外一在家內時三台居汝者惟甄邯爲大司徒在家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俄而永又啓家內更得一石銘大司徒之中得紫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仲尼曰吳王闔閭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以問仲尼仲尼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齋天地朝於紫庭者也禹將仙故諠諸呈神尼視之曰此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

博物四

原

彊識 禮記博聞彊識而謙者謂之君子

赤肝頭目口齒悉具 先驅馳還以報上使視之皆莫能識時東方朔在屬車令往視朔曰此謂怪哉是必秦獄地上問朔何以知之朔曰夫獄處也上使鞫果秦獄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蟲置酒中立消賜朔帛百匹後

增

怪哉 神史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蟲

令屬車載酒 書篦 新唐書李邕傳邕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號書篦

獨足鶴 尚書故實漢武帝時嘗有獨足鶴以爲怪異東方朔奏曰此山海經所謂畢方鳥也驗之果然

行祕書 隋唐嘉話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帝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祕書也

洞腹草 漢郭憲東方朔傳武帝召諸方士言遠國返鄉之事唯朔下席操筆疏曰北極鏡火山有明莖草如金燈折爲三莖照見鬼物形仙人此草然見腹內外有光亦名洞腹草

無支奇 唐國史補楚州有漁人忽於淮中釣得古鐵鍊挽之不絕以告官刺史李陽冰集人力引之鍊窮有青獼猴躍水出復沒而逝後有驗山海經云水獸好爲害禹鍊於軍山之下其名曰無支奇

百六公 綰與兄纘張齊名湘東王繹策以百事綰對闕其六號爲百六公

金跳脫 全唐詩話文宗一日問宰臣古詩云物宰臣未對上曰即今有蹶粟金跳脫是臂飾之腕釧也眞誥言安妃有才尤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裏晉書梁劉諒傳諒有文才

皮裏 晉書祖洲神芝東方朔十洲記

秦始皇大苑中枉死者橫道有烏如烏狀銜草覆死人面當時起坐而自活也有司聞奏始皇遣使者齎草以問北鄰鬼谷先生鬼谷先生云此草是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瓊田中或名為養神芝其葉似茲苗叢生名為續斷記秦繆公時陳倉人掘一株可活一人

非羊非猪

地得物若羊非羊似猪非猪繆公以梧道中逢二童子曰此名蝘蜓在地中食死人腦若以松梧穿其首則死故今種梧在墓上以防其害也蝘蜓史記作蠑螈

殿鐘自鳴

漢武帝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詔問太史待詔王朔朝言惡有兵氣東方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相感譬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應在後五日內居三日南陽太守上書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

帝辛之枕

拾遺記咸熙二年宮中夜有異獸白色宮而行闖宮見之聞於帝帝使宮者伺之果見一白虎子遍房而走候者以戈投之即中左目比往取視惟見血在地不復見虎搜撿寶庫中得一玉虎頭枕眼皆傷血痕尚濕帝該古博聞云漢諜梁冀得一玉虎頭枕云單池國所獻檢其額下有篆書宇云是帝辛之枕嘗與如已同枕之是殷時遺寶也

商羊鼓舞

家語齊有一足之鼈飛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遣使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屈脚振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鳥有之其應至矣果驗

近世肉譜

宋史韓溥溥博學善持論詳練臺閣故事多知唐朝氏族與人談禮會然可聽號為近世肉譜

黑牛生白犢

博物志神即以犢祭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生白犢以享鬼神復當此之時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此獨以父子俱盲之故得無乘宏羅圖解父子俱視

鵲隨覆車粟

初潭集揚宣為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鵲鳴桑樹上內鵲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宣曰前有覆車粟此鵲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

晉詩漢蔡邕答對元式詩曰伊余有行爰戾茲邦先進博學同類率從濟濟羣彥如雲如龍君子博文貽我德音辭之集兮穆如清風

晉書宋蘇軾上富丞相書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言莫不盡讀禮樂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內地理之遠近山川之險易土物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賢人君子與夫奸僞險詐之徒莫不盡究至於曲學小數茫昧恍惚而不可知者皆獵其華而咀其英泛其流而涉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辨不能傲之以其所不知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畏憚於天下之博學也

晉序晉郭璞爾雅序曰夫爾雅者所以通訓詁之指歸敘詩人之興詠總絶代之離詞辨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奧摛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既辨其業亦顯英儒贍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欽玩耽味為之義訓璞不揆檮昧少而習焉沈研鑽極二九載矣雖註者十餘然猶未詳備並多紛謬有所漏略是以復綴集異聞會粹舊說考方國之語采謠俗之志錯綜樊孫博閱羣言剟其瑕礫搴其蕭稂事有隱滯援據徵之

其所易了缺而不論別爲音圖用袪未寤輒復擁篲清道企望塵躅者以將來君子爲亦有涉乎此也樊光孫炎並註爾雅

晉

贊漢劉向傳贊曰自孔子後綴文之士多矣唯孟軻荀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名世者豈近是乎劉氏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綜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

晉

雜文抱朴子曰聞商羊而戒浩瀁訪鳥鴒而洽東萊諮萍實而言色味詢土狗而識黿羊被靈寶而知山隱因折俎而說專車瞻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蠶而覺閏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夫童謡猶助聖人之耳目豈況墳索之弘博哉